

素行錄
卷之三

素患難下

附

素夷狄上下

通論

年譜

行狀

子孫錄

跋

後識

共三



청구 번호	181.15 1582x v.3	등록 번호	273982	
저자명	申 正模 編			
서명	素行錄 卷3			
소속	이름	대출일	반 예정일	반납일

SEI POONG CO., LTD

寄贈
신기훈
부
贈本

素行錄卷之七

素患難下

二耻齋鵝洲申正模

編著

漢平通侯楊惲既失爵位居家治產業以財自娛其
 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
 當治產業通賓客有補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
 廷一朝以曖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
 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
 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起奮袂低仰頓足起舞誠荒淫無道不知其不可也

181.15
 x 582
 v.3

대한미국 국회
 三三三 三三三

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善者皆免官

漢成帝為太子時元帝少帝中山哀王薨與太子遊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吊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駙馬校尉史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流涕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

侯上獨寢時直入卧内伏青蒲

以青規之地曰青蒲皇后之席

上涕

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係於百姓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言自託為臣子

今者途路流言以為太

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臣願先

賜死以示羣臣上感悟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

慎先帝又久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

此語丹頓首曰愚臣安聞罪當死上因謂丹曰吾病

寢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無違我意丹噓唏而起

漢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王鳳所舉非鳳專

權不親附鳳奏言日會之咎皆鳳專權故主之過上

召見延問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

欵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共王絳帝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顯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前承相商內行篤厚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阿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少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乎此三者皆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宜退使就第

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遣定陶王也。上不能
平。及聞章言。感悟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
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章薦馮野王。忠
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以為太子。聞野王名。方倚以
代鳳。上每召見章。輒辟左右。鳳從弟子音侍中。側聽
章言。以語鳳。鳳憂懼。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
之。出涕。不食。上優詔強起之。鳳起視事。遂使尚書劾
章下之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成帝時。王氏權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兄
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劉向曰。吾為宗室

遺老歷事三主，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來朱輪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擊斷自恣，行汙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所居之尊，假甥舅之親，排擯宗室，孤弱公族，數補廢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補，內有管蔡之崩，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王氏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出屋根，函音刺入或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并立，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

邠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愛身，奈宗廟何？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親，子孫無強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唯陛下深留聖意，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曰：君且休矣，吾將愆之。然終不能用其言。向每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輒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南昌尉梅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後復上書曰：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

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不加戮焉。夫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而引廷爭。元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孥，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疎賤。則往者雖不及，而來者猶或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集，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

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會地震、三倍春秋、水
灾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影也、漢興以
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后母之家也、親親之道、全
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
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
者也、上不納、及平帝時、王莽專政、福知其必篡漢、一
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
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市卒云、

馮公曰、王莽欲誣污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誘
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
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龔君實不能黜芳、棄明、

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知之、信矣、

光祿大夫龔勝、以專政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加優禮而遣之、後莽遣使者、安車駟馬、迎勝、拜為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史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八里致詔、欲令勝起、迎門外、勝稱病、篤、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奉璽書、印綬、納安車駟馬、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使者以印綬就

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葬許之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義豈以一身事二姓因勅以棺斂喪事語畢不復會飲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紀逡薛方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紀逡兩唐皆仕葬封侯貴重葬以安車迎薛方方辭謝曰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效箕山之節葬說其言不彊致郭欽為南郡太守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葬居

攝兩人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穴卒於家陳咸
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歸莽篡位召咸為掌冠大
夫咸謝病不應三子參豐欽悉罷官歸鄉里閉門不
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
氏臘乎斑固曰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
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污公孫述絕絕唐矣使大鴻
臚尹融劫廣漢李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
毒酒融說業曰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
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
全不亦優乎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

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子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吊賻，贈帛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述又聘譙玄，玄不詣，亦以毒藥劫之。巴郡守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願以家錢千萬贖父死。巴郡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主嘉恐其不至，先繫妻子。使者曰：速裝，妻子可全。皓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遂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槌為費貽，不肯仕。述恭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

青旨以辭徵命光武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勅還家錢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漢明帝寤治楚獄遂至累年門下椽陸續備受及身

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

會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會悲泣不自勝

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

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

者以聞上乃赦續禁錮終身

漢質帝為梁冀所毒召李固固入帝曰會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

屍踴哭、推舉御醫、及議立嗣、固與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冀憚其嚴明、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即位、固既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杜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倚望、冀小女死、令公鄉會喪、喬獨不往、冀又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犯賊罪不用、由是日忤冀、冀遂誣李固杜喬、收固下獄、門生王調及趙承等數三人、詣闕伸訴、太后詔赦之、固出獄、京師市里皆補萬歲、冀聞之大驚、復奏固前事、從事馬融為作章表、吳祐謂融曰、李公之死、成於公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梁氏迷謬、公等曲從、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
廣戒慙歎流涕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叔
繫之亦死獄中弟子郭亮董斑臨哭尸傍喬故椽楊
匡守護喬喪并詣闕上書乞收二公骸骨太后許之
匡送喬喪葬訖行服遂與亮斑皆隱匡終身吳祐亦
免官歸卒於家

初李固有三子基茲變二兄謀預匡變託言還京師
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其姊文
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
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滅存其在君矣成乃將變來
江東下變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

人陰相往來，梁冀既誅，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動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祀焉。」

陳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郎王甫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會有日會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欲悉誅之。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

耶武先收中常侍管霸蕭康等殺之欲盡誅節等太
后猶豫未忍蕃上疏請急誅侯覽曹節公乘昕鄭颯
等太后不納劉瑜勸蕃武速斷大計先收鄭颯送北
寺獄並奏收曹節王甫等宦官朱瑀盜發武奏罵曰
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盡見族滅乃大呼曰
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逆因夜召所親共普等
十七人軟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召尚書官屬
脅以白刃使作詔版遂劫太后奪重綬使颯等持節
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數千人屯新亭下令軍
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往突入
尚書門曰大將軍忠以衛上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

道耶。王甫使劔士收蕃，蕃拔劔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北寺獄，卽日殺之。甫將千餘人圍武第，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遷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震繫獄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殞，歛武屍，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為己子，亦得免。曹鄧等諷有司復奏諸鉤黨者，李膺、范滂等百餘人請下州郡考治。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并被禁錮。侍御史景毅顧為膺門徒，不及於譴殺。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

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閉傳舍抱詔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官郭揖大驚解印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今老母流離子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聞者莫不流涕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探兵到門篤曰張儉負罪豈得蔽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府寧宜執之乎欽起篤曰蘧伯玉恥

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府，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與魯國孔褒孔子孫有舊，亾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係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張儉亾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一二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退餉之，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袁閔與紹術為再從兄弟，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從

叔父司徒逢及隗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
家門富盛歎曰吾先公福祿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
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晉大夫郤
缺郤缺郤缺
也至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
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去便自掩閉兄
弟妻子莫得見也落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士
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
國之君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
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
滂等累罹黨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及董卓時蟠與

荀爽同時被徵，爽等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漢靈帝時，傅燮忤趙忠，出為漢陽太守。韓遂進圍漢陽，燮子幹年十七，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侯有道而輔之，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會，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燮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沒，謚曰壯。

節俠

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
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之、烈聞而謝之、遺布一
段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
心將生、故與布以勸善為也、後有老父遺劔於路、行
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劔、恠之以事告
烈、烈推求之、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
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
烈聞、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兌
幽州刺史劉虞、光武六世孫、有惠政、民夷懷之、青徐
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朝廷就拜太傅、太尉、大司

馬關東諸將當董卓之難欲共立虞為帝虞厲色叱
之後討公孫瓚不克見殺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
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
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
循間道至長安致命比還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敦
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賻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
何也疇曰漢室衰頽人懷二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
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
既滅無罪之君又誓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
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
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十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

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兵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者隨輕重抵罪凡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後曹操擊烏孫遣使辟疇疇即至軍次無終時夏潦濱海之地沓濘不通疇曰盧龍鄉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路便而近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乃以疇為鄉導斬蹋頓封疇為侯疇曰吾為劉公報

仇、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上疏陳誠、以死自誓。

董卓徵荀爽、自平原相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畏卓、即至、見其忍暴滋甚、乃危社稷、薦辟才畧之士、將共圖之。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為內謀、會病卒。

蔡邕忤王甫、亡命江湖、積十二年。卓聞而辟之、補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卓敬重之。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及卓敗、死。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叱之曰：「卓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嫉、而懷其私遇、反相備痛、豈不共為逆哉！」即

叔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

太尉馬日磾融之孫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續漢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

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謫書，流於後世。

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

左右，既無益聖德，後使吾輩蒙其訕議。日磾退曰：王

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

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關羽為曹操所獲，操杜其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

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

以報曹公，乃去耳。操聞而義之，及素紹圍白馬，紹將顏良來逆戰，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至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魏鄧艾、鍾會八寇，劔閣守將傅僉拒守，格鬪而死。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以書誘降，瞻斬其使，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殄民敗國，用生何為策焉？」陣而死。帝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皇子北地王謚諫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

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謀笑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魏主芳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采車，足不履地。子孫有昏官大事，輒密諮焉。合之則色不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喬等待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司馬孚，懿之弟也。性忠信，懿執政常自退損。魏主髦之被弒也，孚奔往，枕之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請以王禮葬。髦廢立禪代之際，未嘗預謀。魏

主既禫，出舍金墉城，孚拜辭，流涕，獻欵不自勝。曰：臣
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
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己，終
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卒九十三，謚曰獻。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
皓無道，吳國之士，沉默其體，潛而復用者，第一也。避
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
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
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
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送禍殃，觀瑩之處身
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趙王倫廢賈后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乃執張華裴頠
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紹詰之曰卿為太
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就之議臣諫事具存
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斬
之閻續撫華尸慟笑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
免命也頠曾薦處士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
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
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
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
潁川處士庾袞聞齊王冏驕奢擅權暮年不朝歎曰
晉室卑矣禍將亂興即妻子逃於林慮山中張翰顧

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

東海王越奉帝征穎，乘輿敗績於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卞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時貴。遊子弟多慕放達，壺厲色曰：「恃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蘓峻之亂，詔以壺都督諸軍。時背癱新愈，瘡猶未合，力

疾苦戰而死。二子眡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尸笑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

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師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通峻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乃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政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是遂進軍，執彝殺之。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闕君子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子孫

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踴泣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私改之盛先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唐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唐王李淵遣屈突通招河東守堯君素君素獻欵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襟因曰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耶且公所來馬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

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後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遣其妻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存守死、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致頭、付諸君、持取富貴、父之會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

宋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言笑、人皆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曰、此則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孝武帝女晉陵公主、混死、晉詔使絕昏、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

錢尺帛皆有文簿。及晉公公主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公主歎曰：「家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亾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及公主卒，人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公主。公主女婿殷叡好樗蒲，棄其妻妹兩姑之分，以償戲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拓拔魏主珪嘗出畋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
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斬之弼官屬惶
怖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
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蝻蝻方強南寇未滅吾
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
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他日復畋於山如
獲麋鹿數十頭詔尚書發牛車以運之既而謂左右
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
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
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収載魏主曰果如吾
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常以筆公目之

宋袁粲謀誅蕭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謚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為楮淵生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從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卧物情不接故至於敗裴子野曰袁景倩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寸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樑之具矣

魏世祖恪殂，中書監崔光及王顯等迎太子詡於東宮。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侍中于忠扶太子西面，笑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重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琇文扶疾入，臨云：「欲上殿笑，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光攘袂振杖，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先武之喪，太子諸王，雜坐無別。趙熹正色橫鉞，令諸王就座，朝夕入笑。

元魏源子雍為夏州刺史，朔方胡圍之城，中會盡衆。

無二心于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迺伯守夏州將佐
皆曰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
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為諸君營數月之糧
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舉羸弱詣東夏州運糧迺伯
與將佐笑而送之行數日為胡帥所擒子雍洛遣人
勅城中努力固守迺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
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
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胡人以
民禮事之子雍為陳褐襦賊衆遂降子雍見北海王
顥具陳諸賊可擒之狀顥使為先驅子雍戰鬪而前
遂平東夏子雍故名臣懷之子也

元魏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為太守。郡民劉簡、席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禽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率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其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其子叩頭流血，母流涕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胡氏曰：「崔母一婦人而能教化之，原不繫訟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謂民果頑哉。」

元魏王羆為荊州刺史，梁將軍曹義宗圍堰水灌城。

不沒者數版。城中糧盡，爇粥與將士均食。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國家，令箭中王巖額，不爾，王巖必當破賊。」彌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

侯景來，勝至闕下。城中汹懼，羊侃詐補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宋昇、張綰議出兵擊之。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朝失利，門隘橋少，必大致失。亾昇等不從，兵未及交，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騫為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後，持去，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不以殺。

侯景之亂，校尉江子一帥舟師欲攻景，其徒皆潰。子一亦還，梁主責之。子一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去，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一直抵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死。景來，勝入韋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搆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

景使侯子鑒寇，兵與太守張暉書生不閑軍旅，或勸之降。暉歎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

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侯景，景欲活之。崧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崧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息，景怒，盡殺之。」胡氏曰：「張崧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救朝廷為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苟非實見義重於生，則不能也。崧可謂無負於書矣。」

侯景廢簡文帝綱，并殺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凌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厄而神貌惶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

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齊主高洋淫泆無度，婁太后嘗舉杖擊之。洋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既醒大慙，恨欲自焚。太后挽之，乃自答五十，戒酒一旬，又復如初。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樂。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王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嘗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苦。齊主欲斬之，既而舍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對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

問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
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見似有所諫竟斬
之。

陳霸先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使沈恪勒兵入宮
衛送梁主如列宮恪曰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
受死耳决不奉命霸先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

齊左丞相斛律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賓客杜
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結
髮從軍未嘗敗北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
厥畏之周韋孝寬密為誑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就
也滿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榦木不扶自舉令謀

傳之於齊祖珽又續之曰旨老公背受大斧饒古老
 母不得語使其妻兄奏之珽與陸令萱齊主母解之曰
 百升者斛也旨老公謂珽故目旨饒古老母似謂陸氏
 也會承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將行不軌齊主召
 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入謝至涼風堂劉桃
 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當為如此事我不負國
 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
 珽使邢祖信簿錄光家珽問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
 二十束擬奴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
 怒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
 惜餘命使捕羨至幽州門者白宜閉城門羨曰勅使

豈可拒也。出見之，使者執殺之。及其五子，胡氏曰：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不然，則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不及於此，其及宜矣。

周太子贇伐吐谷渾，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等有寵，軍還，大將軍王軌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及太子即位，譯用事，軌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之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王，遽忘之耶？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周主遣使

殺軌元巖顏之儀等切諫不聽巖脫巾頓頰三拜三
進周主曰汝欲黨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天
下之望周主使閻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坐廢于家
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閹閹除大市令鬱鬱不得
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不愆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
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
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疆
場日盛隋兵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
遊於姑蘓矣陳主大怒斬之胡氏曰章華忠矣然位
非公卿官非諫諍危言剷上以蹈斧鉞而其本心乃
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言又

安得繼洩治之後乎。

陳靈公通大夫師叔妻夏姬洩治諫而死。

唐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及世充降唐，淹當死，楚客請如晦救之，不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相殘，以盡豈不痛哉！欲自刎，如晦乃為之請，淹得免死。」

唐太子宮洗馬魏徵嘗勸太子早除秦王，及太子敗，秦王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徐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秦王改容禮之，并召王珪等皆以為諫議大夫。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殺子糾，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

春秋書納糾、不禰子、不當立者也。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誓桓公，而得以之為君，若違成為太子，且兄也。蔡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官，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會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誓，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妄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唐高宗召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等入，上曰：武昭

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說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舉笏叩頭曰還陛下笏乞放歸鄉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瑛上疏極諫曰姐已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所謂今日虜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

令淑副四海之望補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
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時李勣許敬宗勸
成之乃貶遂良為潭州都督韓瑗又上疏為遂良訟
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
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鑑
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胡氏曰遂良忠矣然昧於消
息盈虛之理姑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
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
長髮之日深諫高宗剗制邪欲勿干先帝之私悉意
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
既成雖叩頭出血無益矣

唐高宗時司農卿韋弘機治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
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恭免其官左司郎
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奸上特原
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
請棄臣於無人之地為忠貞之誠本立竟得罪朝廷
肅然後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美政卿欲知
讒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
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諸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徐有巧用法平恕宗城潘好禮著論補有巧蹈道依
仁固守城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
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

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見聞，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
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甚易。徐
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
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
維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
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
武后時，魏元忠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
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讒魏元忠，
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
獄。昌宗密引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許之說，將入。
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得

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閤力爭與子
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張廷亦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劉知幾又曰無污青史為子孫累及
八未對昌宗從旁迫促使言說曰在陛下前猶逼臣
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昌宗遽曰說
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
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
伊周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
當使學誰耶朱敬直抗疏曰元忠素補忠正張說所
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蘓安恒亦上疏諫太后
不聽竟貶元忠及說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

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二張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太子僕崔貞信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補貞信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御史馬懷素鞫之。懷素曰：藥布奏事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太后意解。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己敬暉等與李多祚楊元琰等謀討武氏之亂。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遂帥羽林兵百餘人至玄武門。令多祚等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太后驚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等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不

敢以聞。補兵官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先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大德。遂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胡氏曰：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弑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八宮，當先奉太子復位，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

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張柬之等膠守故常，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補，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不能善始善終，決矣。如魯文姜、哀姜之弑君立君，罪已當絕。況武氏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而已。豈不重於弑君者耶？唐玄宗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趙麗妃等愛皆弛。太子瑛及鄂王瑊、光王瑒，以母失寵，有怨望語。上大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陛下享國子孫蕃昌，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以無根之語廢之乎？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信江充之

評罪戾太子。京師流血。晉惠用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又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遂失天下。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李林甫退。謂宦官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胡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能。相接則天性滅為仇讐。置相可不慎哉。安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留守李愷謂御史盧弈曰。吾等荷國重任。雖智力不效。必死之。弈許諾。

愷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愷坐府中，先遣妻子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弄罵祿山，顧賊黨曰：「允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弄懷愷之子也。平原太守顏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問道：「葵祿山反，上始聞河北皆從賊，歎曰：『二十四縣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王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何能如是！」真卿召募勇士，涕泣誓衆，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齎李愷、盧弈、蔣清首，徇至平原，真卿執而斬之，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殮葬之，祭哭受吊。李與李隨共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及太守馬冀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

安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
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第杲卿歸
道中捐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陰與
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
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
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杲卿告急於王承業承
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
杲卿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
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
羯虜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
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

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斷汝。何謂反也？滕羯狗何不
遂殺我。祿山大怒，并復謙縛而尚之。二人比死，罵不
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胡氏曰：致亂者李林甫、楊
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
識之士，所以疑天理之或僭也。要之人有正理，必當
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
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
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安祿山之變，真源令張巡帥吏民，笑於玄元廟，起兵
討賊。樂從者數千人。令孤潮攻雍兵，潮與巡有舊。潮
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

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安在潮慚而退及上皇幸蜀潮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為兵勢不效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巡陽許明日設天子畫像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與潮相聞賊努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更諜聞之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知人倫焉知天道遂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尹子奇復寇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厲請奮遂直衝賊陣

賊乃大潰，賊攻守益急。巡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達朝，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霁雲、雷萬春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竒，而不識，刻木為矢，中者喜，以矢盡走。白乃得子竒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竒乃走時，城中會盡，以茶枝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聞。賊為雲梯，勢如半虹，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一鐵籠，盛火焚之，賊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一鐵籠，盛火焚之，賊

又以鉤車鉤城中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鑱大環，拔其鉤而截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伏其智，不敢復攻城。中日，戲乃令南霽雲告急於賀蘭進明。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廵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座中皆泣下。賊圍益急，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餘人，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無以報陛下，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與許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

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四三。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陽陽如平日。後推贈死節之士李愷、盧弈、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許遠、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官。其子孫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會人曷若全人。其友李翰為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會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會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衆議遂息。杲、卿子杲明為史，思明所虜，歸求父屍於東都，得之并。

得袁履謙尸棺殮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父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長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宋祁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以疫卒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柳子厚作南霽雲碑云：嗚呼！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

出奇以恥敵、立殪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
於西南力專、則堅城必陷之、為克敵之辰、世徒知力
保於江淮、不知功精乎醜虜、

唐肅宗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
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我思交功、須
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
靈武即位之意耶、泌出告廣平王俶、俶八固辭曰、陛
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
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見張良姊有
寵、陰附之、建寧王俶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
諸之曰、俶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俶死、

於是廣平王內懷謀去輔國及良姊。沁曰：王不見達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西京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奏上皇，召李沁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沁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沁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魏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沁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沁因固請去。上良久曰：卿之求退，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達寧耳。上曰：達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

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嘗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沁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而方圖補制惡，太子聰明，鴆殺之；立次子賢，憂懼作荒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可為，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勿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

姊忌而譖之。故沁言及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會。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會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沁告之曰。皆卿力也。其後德宗又欲廢太子。立舒王。沁又叩頭切諫數百餘言。上悔悟。太子得不廢。范氏曰。李沁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

唐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知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刃召之。濟引頸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強昇至洛陽。會廣平王叔平。

東京濟詣軍門上謁，倣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蘓源明亦補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山人李唐八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愛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范氏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能見其父，而況能保四海乎？」大曆二年，盜發郭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

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
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
多散人家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胡
氏曰向使子儀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
之變則忠順蹉跎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
小罪己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扣
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卿臯疾之
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用為衡
州始臯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
就辨八則擁笏來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

跪謝告實

代宗崩德宗即位詔山陵制度務從優厚刑部郎狐
峘上疏曰遺詔務從儉薄而今欲優厚豈顧命之意
耶上優詔答之及將輦引上見輻輳車不當馳道問
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不敢衝也上笑曰安有枉
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德宗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
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
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
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
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

不愛其父與家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沁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不足貴也。及懷光死，瓘亦自殺。胡氏曰：嗟呼！李瓘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瓘勿死，而瓘亦可以不死矣。

唐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勅據禮
經則義不共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
聞奏韓愈曰律無復誓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依
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
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
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
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誓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
集議聞奏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乃杖
悅一百流循州

唐李景讓母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少有過不免
捶撻嘗為浙西觀察有牙將迕意杖之而斃軍中忿

怨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
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
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
使垂死之母啣羞八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
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
中遂安

憲宗納李筠妾鄭氏生宣宗武宗朝立為皇太叔武
宗崩遂即位尊鄭氏為太后鄭本郭太后侍兒有宿
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
登勤政樓欲身墮上聞之大怒是夕郭太后暴崩外
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祔葬憲宗檢討官王皞

奏禮合柎上大怒皞曰太皇太后汾陽之孫憲宗正
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廢正嫡之禮乎
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皞遂貶旬容令胡氏
曰孔子作春秋非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譏貶以示
示嫡妾之不可紊其為後世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
恙遽奉侍兒比有宸極而又錫削儀數親行弑逆此
豈人理哉是宜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宣宗弑母之罪
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
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唐駙馬都尉于琮為韋保衡所譖貶為韶州刺史妻
廣德公主懿宗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有輿門

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
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代宗親無不如禮內外補之
唐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
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
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
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
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
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
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
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閔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叔復
之期尚勞宸廬疏入令致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

司戶遣人沉於蓋頤津聞者氣塞范氏曰昭圖豈不知言鼓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奮激而不能已耳其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使言者出於奮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晉王李存勗屢破梁軍蜀主衍兵王溥以書勸晉王補帝晉王以示僚佐曰先王語余云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勸進不已又有人持唐傳國寶獻之將佐皆奉觴補賀張承業翟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三十餘年据據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

耳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誓然後求唐後而立之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笑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悒悒成疾不能起朱子於綱目特書之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南唐主昇立子璟為太子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揚母种氏有寵采間言景揚可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五代時有王凝為虢州參軍卒妻李氏負其遺骸以歸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帝其臂而出之李氏

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乃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泣、開封尹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歐陽子曰、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南唐使孫晟至周、世宗問以唐虛實、默不對、正色抗辭、請死、使都承旨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禮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殺之、既而憐晟忠節、悔殺之、

周世宗耀兵於壽春、唐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周廷構、佯作仁贍表、拜仁贍出城、以降、仁贍卧不

能起周主慰勞賜賚使之入城養疾仁贍遂死周主制曰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退賜爵彭城郡公唐主聞之亦贈太師

宋魏了翁字華父臨邛人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蟠者開門受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理宗初為史彌遠所搆奪三秩靖州居住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笈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攷精密先儒所未有

陸九齡撫州金谿人自少尊程氏之說大肆力於學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

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日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

元余闕字廷心，順帝至正中，為淮南行省石丞，守安慶時，羣盜大起，環布四外，闕獨守孤城六年，屹為江淮一保障。寇至城下，輒敗去。最後陳友諒合諸寇來攻，羣盜四面蟻附，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尤急，闕自當之城，陷闕自到，墮清水塘中。闕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故人爭用命。稍暇，即註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前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

風烈、

真西山建之、浦城人、長身廣額、容貌如玉、以直道忤
史彌遠、罷歸田里者十年、閑居中、撰大學衍義、人君
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靡不備具、端平初、上進其
表云、伏以汗史雖勤、何補聖經之奧、會芹欲獻、誤蒙
天語之溫、帝見其書、深加獎歎、詔德秀進講於經筵、
虞氏集曰、大學衍義、本諸聖賢之經、以明帝王之治、
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
世人君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
西山又善讀書、記語門人曰、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可也、奏疏數千萬言、皆切當世之務、由是中外交頌、

都人聚觀彌遠愈忌之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
自侂冑立偽學之禁以錮善類允近世諸大儒之書
皆顯禁絕之先生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
開正學復明多其力也

高麗鄭圃隱先生豪邁弘毅天分絕倫精研性理之
學講說超出人表時國家多事先生東使日本西使
大明皆冒萬里風濤之險又各有兩國之釁人皆規
避先生當之恬然聞命即行專對竭誠倭主敬服高
皇嘉歎本國賴以紓難及麗運將終國勢日危先生
毅然有扶顛之志從容就死而國隨以亡我朝贈
謚文忠從祀孔子廟

吉治隱名再、父善山海平人、性穎悟清苦、遊牧隱圃、
隱陽村諸先進之門、得聞理學之至論、事庭母廬、起
敬致誠、使不慈為慈、以禮率妻、變富驕為勤儉、登第
官門下、注書、洪武庚午、知國之將亾、辭以母老、棄官
退居鳳溪、除官不赴、為舊君方喪三年、我
太宗朝、以太學博士被徵、再上箋自陳、不事二姓之
義、上嘉其節、優禮遣之、居家淡泊、安靜、輕財重義、
室廬蕭然、生理屢空、怡然不以為意、

東行金元二
小舞
四三

素竹錄卷之八

素夷狄上

詩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聞言不能

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忘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

又曰昆夷駘矣維其喙矣

思齊詩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此兩句與不殄厥

裏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能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大難姜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

論語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者亦來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

有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素竹錄卷之八

可棄也

子張問仁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

武王既滅殷箕子不欲臣周以男女五千人并百工技藝載之東八朝鮮都于平壤教民禮義田蠶織作設八條之教行井田之制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吾東方禮俗之美聞於天下孔子有欲居之志漢文補仁賢之化唐書美君子之國宋朝以為禮樂文物之邦

及朱子家禮小學出來流布士族良家皆有祠堂以祭祖考嚴昏姻之禮孀婦不再嫁儒者多知禮義之學其源皆出於殷太師云

漢陸賈使南越越王佗黽結

椎其髮而結之夷俗也

箕踞見之

賈曰足下以新造未集之越倔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塚夷宗族使一偏將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蹶然起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令禰臣奉漢約高后時發兵伐之佗遂禰帝黃屋左纛文帝復使陸賈與佗書曰朕高皇帝之側室子也以王侯吏不釋之

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號為帝，兩帝并立，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佗恐，即去。帝制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王璽，高后削去侯籍，使使不通。老夫寢不安，食不甘，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如故，老夫改號，不敢為帝矣。

蘓屬國武使匈奴，匈奴脅武令拜，以刀臨之。武曰：堂堂漢使，安能屈於四夷哉！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乃徙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李陵嘗謂武曰：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大夫人不幸歸，婦亦更嫁矣。獨有

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
曰、自分已死久矣、陵見其至誠、歎曰、嗟呼義士、陵與
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陵復語武、以武帝崩、武南向
號哭、嘔血、旦夕臨數日、後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
匈奴詭言、武已死久、武夜見使者、教之言、天子射上
林苑中、得雁足、有帛書、言武等在北海、上大澤中、單
于驚、謝遣歸、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
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之、如陵為世
大戮、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我心耳、泣下數行、因
與武訣、武既還、詔奉一太牢、謁茂陵、武留匈奴十九
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漢拜為典屬國、秩二

千石、賜錢三百萬、田二頃、宅一區、

漢成帝時、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漢楊信使匈奴、信岨強不肯去節、乃坐於穹廬外、

孫沫上書請擇使曰、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忍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

復有侷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惟戎人之所嫚視而倨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一髮樽俎之間折衷萬里豈復拘於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棄強胡之氣譬說禍福以厭抑貪狼之心其舉動言辭少不合者無以法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濶畧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南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曰：「謂令公死矣，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騎數十倍之衆，今力誠不敵，至誠感神，況虜乎？」諸將選鐵騎五百。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蒲注矢以待。」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兌胄而勞之。回紇皆謝，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卜者言：「是行當見一大人而還，真不虛矣。」子儀召首領飲之酒，與之羅綺，歡言如初。乃遣首領八朝。

程琳字天球，天聖四年，契丹遣蘓蘊杜訪來，以琳為館伴。蘊出坐位，指曰：「中國使者至契丹，坐殿上位高。」

今契丹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不如小國之卿可乎琳謂南北兩朝安有大小之異防不能對曰令宰相議或曰此細事也將許之琳曰後夏欲其大者奈何遂止

王峻將并州兵濟河討突厥峻間行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峻事君不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風反雪俄而和霽峻自東道退反之獲餘三千

唐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贖貨為蠻夷所患數怨叛立到官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

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也、遂畢飲而去、

張魏公視師江上、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使者至金國、必問浚今何在、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淮陽、公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令世忠移書兀朮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父知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在此、宋使者王愈出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

劉子羽字彥脩、父忠顯帥真定、復辟以從、女真八寇、

圍城數匝，父子相與死守，部分方畧，多公之謀，虜不能拔而去，名聞河朔間，除直祕閣。

唐質肅公介，知太原府河東經畧，至則首戒邊將毋生事，初代州岢嵐羣虜數擾邊，公遣兵撤其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遂不敢動。

李浩字德遠，為廣南西路帥，有八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顧之，曰：如廣西朕已得人矣，李浩是也。公至鎮，勤於民事，管下蠻酋恃險勾橫，聚兵謀為邊患，公遣軍騎開心見誠，諭以禍福，即日叩頭謝過，焚撤木柵，受約束。

范文正與韓魏公協謀，必欲外復靈夏橫山之地，邊

上謹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補臣范公於延州等青澗城墾營田復永平廢寨熟羌歸業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集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葫蘆於是明珠滅箴大族皆去賊中國用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又澠水燕談云范文正帥豳延涇慶四部息信著聞夷夏聳服熟戶蕃部舉補曰龍圖老子至于元昊亦以此呼之

南軒經畧按撫廣南西路所統州二十有五遠度荒殘故多盜賊檄外蠻夷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

弱庸惰又乏糧食，死之輒不補。公為之簡閱州兵，汰
冗補闕，合親兵推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傳令溪洞
酋豪，諭以弭盜睦鄰，毋得輒相仇殺生事。而他所以
立息信謹關防者，亦無不備。於是境內肅清，方外柔
服。幕府無南鄉之慮矣。又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積，
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公究馬利病，得六十餘條，皆
有以寤其根本，而事為之防。由是諸蠻感悅，爭以善
馬來獻。歲額率常先期以辦。

慶曆三年，以鄭戩為四路都招討，置府於涇。嘗慨然
慕郭代公功業，元昊擁衆臨黑山，戩勒兵巡邊，趨蓮
花堡，置酒高會，旗幟絡野，鑼鼓喧天，虜衆十萬相顧

不敢動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使補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其畏如此

虞忠肅允文字彬父逆亮叛順王權失律公以宣撫視事江上大破賊軍逆亮遁入揚州是日李顯忠至公曰京口無備我欲往公能見助否顯忠即分李捧軍一萬六十人及戈船百艘會于京口公至京口謁劉琦琦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儒者吾輩愧死矣

余襄公靖帥二廣幾十年息信被於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頷指氣使公之文武才具可謂備矣

王沂公曾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盡
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
必沐浴潔服而後入

馬正惠公知節知延州至郡羌以兵覷邊會上元開
門張燈視以無為而虜卒不能為寇

薛簡肅奎時契丹使蕭從順來朝于時莊憲明肅太
后垂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
請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順從乃止
种世衡字仲平知環州時屬羌牛奴叱素倔强未嘗
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出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
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叱凶詐難

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因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孔道輔使契丹契丹無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公赧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禮文相接今佻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知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韓魏公所歷大藩猶有遺愛戎狄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外虜主問左右忠彥貌類父否或曰頗類命工畫之而去虜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

無多需索也。孫和甫奉使虜中，請教于魏公。魏公曰：勿以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韓魏公按屯至涇原，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益備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受諸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為餌以誘我，皆無得。輒出待其歸，且惰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等，扭於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得檄於福衣帶間，封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知秦州。

契丹乘元昊之叛，設辭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闕

南十縣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叵測羣臣皆莫敢行時相呂夷簡不悅於富公故薦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公上書引顏魯公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富公遂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也英瞿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澇水治城池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

寡人以為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
北朝忘章聖大帝之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
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
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
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
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朝於北末帝
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
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
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
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
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若通好不

絕歲弊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爾、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增澧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不得不增、城壘皆舊、修民兵皆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廬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十九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稅耳、朕不欲以其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弊、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哉、澶淵之盟、天地

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禍，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敢欺耶？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弊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之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弊無窮之獲哉？虜主曰：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奏曰：政府故為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辯論不平，遂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昏，專欲增弊。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

則曰納公爭之。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臣已增幣，何名為懼我？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補獻納，則不可知其後，胡利為唐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集，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

契丹君臣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公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報使還拜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尋遷翰林公皆辭不受曰增弊非吾本意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

文潞公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等來聘東坡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東坡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鍊少年有不能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所

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歸洛、西羌首領有
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
之。
吳文肅奎奉使契丹、虜中羣臣為其主加稱號、謁公
使、八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類也。不為往、虜主畏
其守義、甚重之。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誥曰、司馬
中丞、今為何官、曰、今為翰林兼侍讀、曰、不為中丞耶、
聞是人甚忠亮、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
八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戲劇、侻衣
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曰、司馬

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又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司馬公起居及為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慎無生事。開邊隙，金虜入洛。時溫公家避地，適羣盜執以見渠帥。帥問何人，應曰：司馬太師家也。羣盜相顧失色，謂曰：向使朝廷用汝家太師之言，不使吾屬披猖至此矣。凡吾所欲殺掠者，蔡京王黼輩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為也。亟傳令軍中，無得驚司馬太師家也。

金虜陷會稽，車駕倉卒東幸，衛士唐某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鄰亟以城降。一日，虜酋與鄰并轡行城中，衛士憤怒甚，則懷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

殺之罵不絕口而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
陳忠肅過庭字賓王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復大
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
效死欽宗揮涕歎息留不遣及城陷始行二駕北狩
公已在河北因留不得歸死于燕山

欽宗時虜犯京城宰相何橐領守禦曹輔副之橐忌
輔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金人以大元
帥握兵在外不自安欲使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
兵迎之公密啓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
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是虜再邀鑿駕輔以
為虜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橐終不從幸

虜營至北狩，皆如所料。張邦昌僭位，輔自虜營歸，卧病不出。邦昌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朴、獻康王、會王、遣黃永錫至京師，輔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欽宗再幸虜中，孫忠定、傅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虜又大闢南薰門，陳兵索道。君皇帝后妃太子公主公拊膺大慟，曰：「吾為太子傅，義當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虜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首，以義責之。庶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公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矣。其子曰：「大人以死徇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

王時雍從皇帝至南薰門，求出守門。胡人曰：「軍中惟求皇后太子，留守何出？」公曰：「主上既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虜以粘罕命召之，而出不知所終。

傅忠肅察宣和七年為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幹禹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啣命已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遇幹禹，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見。」何拜為幹禹不怒，曰：「汝國失信，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公曰：「兩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為乎？虜左右促使拜，白刃如

麻公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乎？或抑挫使伏地，公植立不動，顛頓終不辱。幹為怒曰：「甬不拜我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謂其下曰：「虜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我親，知我死國少解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遇害。公嘗與將盟，同為接伴，使遇虜酋，盟等拜公，不屈曰：「主上明若日月，胡欲敗盟，南北敵國，安知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

劉忠顯鞞初除真定，帥靖康初，拜資政學士。金人入真定，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復有此禍耶？」虜

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給以割地遣公往虜以其
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
今欲用公矣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明年
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為正代公仰天大呼曰有是
乎歸召指使陳灌等曰虜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
耳死生命也寧為不義屈乎即手書片紙曰正女不
事二夫忠臣不死兩君此予所以有死也付灌歸報
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剄燕人雜然歎
曰劉公忠臣也灌逸歸報公子于羽具棺衾公故將
王燮等以兵護出城大殮公薨已八十日顏貌如生
觀者異焉李忠定綱挽公詩序曰士固有一死或重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公毅然不動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羞失節之士豈不誠烈丈夫哉後劉共父臨數鎮夷狄服習於公家名烈虜謀者至荆襄每誦共父於延康為何屬延康蓋忠顯公故官云

靖康二年虜遣使請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李公若水護從既而虜遣蕭太師者易御衣公抱帝大呼罵虜泣曰吾君萃夏真主狗輩敢無禮耶虜擊之面目為傷氣絕仆地良久乃蘇虜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公終不食虜怒囚之蕭太師數來勸勉公歎曰天無二日其寧有二主耶其僕隸亦來慰辭曰侍郎父母

春秋高兄弟衆奈何公叱之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
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矣若歸勿遽言恐傷
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死國也旬日粘罕召公
議立異姓公曰道君皇帝為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
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粘罕曰趙皇失
信安得為無過公曰若以失信為過則汝乃失信之
尤者乃歷數其過曰汝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
掠金帛子女以為豐肆為封豕長蛇贖貨無厭汝真
一劇賊罵不已粘罕令曰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
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并累若等也監
軍曰吾為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公復罵不已

粘罕大怒令曳出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絕於口胡相
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公臨死為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手問天兮天卒不
言忠臣效死兮死將何愁人聞而悲之高宗中興贈
公官制詞云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罵祿山簡
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靈追配古人太學生等祭
公文畧曰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岳必蹶
公人中龍肯臣犬豕賊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
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
欲贖清卿人萬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
劍而登泰華扶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

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靖康元年冬，虜勢張甚，歐陽珣欲詣闕論事，道出豫章，會故人為帥，甚公，姑勿行。行且及，禍公歎曰：平生患不得死所，國盛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開說，不合而死，是吾得死所矣。庸可避乎？既詣闕，朝廷議割三鎮以奉虜，公舉其黨九人，上書爭之。時宰相不聽，反白遣公，割河朔地將行。公即取告身書畀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行至深州，諸郡義不肯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慟笑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汝等勉為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虜人怒，執

公送燕山遂死之三松王才臣曰公之死難真舍生取義仗大節寧死不折者觀其與故人帥及同年生之言其不肯折節以苟生蓋素所蓄積非偶然一朝之諒也

高宗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為憂洪忠宣皓極言天道好還裔夷安能久凌中國所言反覆當上意上曰卿議論縱橫熟於史傳有專對之才朕方擇使無以易卿公以父喪母老辭不許公歸別太碩人拜且泣時淮賊蜂起公間關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偽齊公曰萬里啣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

東行錄卷之八

十一

還諸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
 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猫鼠，有甘鼎
 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劔承之，不為動。虜貴人
 惜曰：真忠臣也。止劔士，跪請粘罕怒少霽，遂流。循中
國編
 管，述于冷山雲中。至今山兩月，程地苦寒。四月草始
 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
 誨其二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只衣棉布，番課四
 隸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煨麪而食。困辱十
 年多，為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兩宮遠在五國城，
 公嘗私遣人獻書，并獻胡桃、梨、脩栗、麪諸物。兩宮方
 知趙氏中興，永佑陵諱，聞公北向泣血，朝夕哀臨。後

遇諱日為文以薦曰千歲厭世莫追來雲之仙四海
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饋於秦
牢新廟遊衣冠招魂但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
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嘔血伏
願盛德之祀傳百世而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
朽故臣讀之無不掩涕公至燕燕人重公執節爭持
酒食相勞苦公間行屢市得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
以歸并兩宮諸王主所居報上明年夏求得皇太后
書遣男子李微持歸上大喜語經筵官曰不知太寧
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官李微公
復送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知定祐陵及太后歸

音皆先報。四年中，以文書至者凡九。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其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理，於此可見。虜令公校雲中進士試，公日損食，稱疾。考官孫九鼎有大學舊為疾，聞得免虜，議遣奉使人各還其鄉。它使者幸稍徙，多淮、北無敢言淮南者。公實以饒州聞，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公在遣中。虜中用事者議曰：「此等人今不留，後必為我患。」時參政王公使至，燕公得虜陰謀，與語為虜所獲，將馳上其事。虜有高吉祥者，素嘉公忠，委曲護出。公行，垂八境，七追騎至。及淮，則在舟中。

矣。至盱眙，以奉使無狀，自劾。上方以來歸為喜報，無罪可待。日以御札促覲。既至，登時見內殿，奏事罷。力求鄉郡養老。母上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蘓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也？」公見蔡檜，肆言無所避。曰：「張丞相虜所尊憚，乃抑而不用，錢塘暫蹕，而景靈太廟土木之役，示無中原耶？」初，檜在鞬鞞軍中，鞬鞞圍楚州，時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樵者在軍，知狀。公與檜語曰：「憶室樵否？」別時托我寄聲。檜色變而罷。翊日，李文會劾公貪戀顯列，不求省母，乃出。公知饒州，公責置永州。閩人倪譽為守，聞新州張棣以巧中遷，客胡銓，取使節欲效之，即使兵馬都監俟其隙，捕公家奴，置

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訾死事乃解公在冷山摘
褻貶微首作詩千篇北人抄傳誦習欲刻版於燕公
不許真西山跋賜冬服手詔曰蘓武之還自匈奴也
詔拜典屬國賜錢三百萬田宅副焉公之節無愧蘓
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褻表忠
節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
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
陰山之北遽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蘓卿為甚
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
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公竊而權臣氣燄冰解
燼滅久矣

宋張邵天資勁偉遇事慷慨方車駕留江上強虜逆
臣連兵八寇公冒險出使人皆危之及其囚拘畧無
悔懼賦詩作文考詳史傳著述動盈編帙歸獻所聞
納忠于朝將有施為以償素志既不遂歎曰身在異
域視死如歸為國事也今士大夫有告言連坐之風
一或抵罪家破名滅竟亦何裨悉取舊藁焚之惟晝
夜潛心經典學道日以有得無田廡廬未嘗過而問
焉高宗變化方且進用而公無意斯世矣
建炎戊申遣使問兩宮安否大夫無敢行者朱公弁
慨然攘袂自獻即日與王倫同行就館雲中餽餉如
禮而實以兵守之士子歲虜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

可成使副中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吾之來固自許以死今日豈覲幸於先歸哉願公亟受書歸報使吾君早伸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等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及倫行又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願留見授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揮涕解授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虜迫公仕豫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事之哉虜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忍飢固拒不少屈虜亦感動復慰安致禮虜又迫公授虜官公曰

自古交兵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囚之殺之
何必授其官哉吾受本朝官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
吾君也又以書告訣於後使洪忠宣曰殺行人亦非
細事吾曹遭此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
生以取義耳虜知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
未報憂憤得目疾其壹鬱不平之氣一於詩鼓之號
聘遊集丁巳歲虜酋相繼屯滅公密疏其屯及虜中
虛實使之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後王倫復
歸獻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
採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
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

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水天上，讀之感涕。後
議和，公與洪忠宣、張才彥被救還朝。宋子曰：「達紹之
間，強虜憑凌，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朝夕溫清之念，思
得忠智敏辨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媮情畏縮，無
敢行者。獨故魏公良臣與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
擁蓋張壇，畧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庭。魏公尋以
不受偽官，握節以死，而公亦以死自誓，偶得全璧而
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殉國之本志，
素定於膏中者，則未始不同也。」

靖康之難，張叔夜率師入援，或勸其緩行，公曰：「國危
如此，忍顧身乎？」欽宗令提兵守城，連四日大戰，斬虜

將二人城破公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殺傷相當虜議和欽宗再出郊公於太學前叩馬諫不能回即踴勸再拜衆皆笑欽宗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會虜議立異姓公乞立皇太子二酋怒退赴軍中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飲湯不會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乃瞿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李忠定曰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人再犯闕或擁兵而不救或棄軍以自全獨全總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於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綱嘗見公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固已歎服其後聞公

遂死國家為之流涕嗟呼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
死之為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
得不有少媿哉

金人寇太原遣其將孛董來攻汾州縱兵四掠勢甚
孤危郡守張克戡畢力捍禦晝夜不少懈太原陷汾
益危公召令軍民曰太原既亾吾固知亾矣然義不
忍負朝廷辱祖宗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
吾節衆皆泣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公聞道走人上
章曰自太原失守汾日受攻願陛下哀矜孤城急遣
軍馬倍程以來救護一城生靈之命不報距守踰月
諸酋列城下指呼督降公臨陣大罵不絕口翌日虜

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壞。賊既入。公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於難者八人。朱子曰。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贅述。而後明。而其獨於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閑。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死之外。惟以收卹遺孤為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其膏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反此。餘見條。

靖康之難。虜人分兵西窺關陝。鄭忠愍驥時守同州。以孤城。憊卒。嬰其棄勝。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為存亡。城陷之日。遂墮其生。朱子曰。公擁羸

卒守孤城以抗方張暴起之虜鄰援既絕遂以身殉
讀其遺事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南軒曰讀公書辭膏
中所受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若一毫
私意間之則顧藉牽滯而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為
豈不凜然可貴哉

宋向子韶起復知淮寧府視事六月虜兵至陳公舉
諸第城守厲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
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公親擐甲冑
冒矢石密遣子弟赴東京留守司乞援未至虜益其
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虜坐城上欲降之
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立不動手戟罵之遇

害諫官上疏曰向子韶傑然以忠義自奮與介冑之士同斃於兵革之下行道之人禰誦咨嗟忠義之士奮發激昂願褒詔忠節以旌顯之搜求其後以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聳躍奮厲為陛下盡死節乎

孫忠愍昭遠靖康初為都總管收集散亡招撫豪傑合義兵萬餘人會罷四道都總以公為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公與諸子書曰今日捍要甚難若倣一歲庶或可保吾四男一女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汝曹加意讀聖人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為念虜兵益熾公戰益不利而虜已破岐雍等州南侵唐鄧潰兵滿野公猶安集之已而見公麾下單弱欲擁公南公罵

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今將何為叛
兵怒起擊公遂死焉張南軒跋公帖曰公之數帖其
處事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
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蠹壞士心波盪風
靡中間變故伏節死義之士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
自來也公能不受變於俗卒有以自立宜也
建炎二年虜攻大名郭勇節永舉士晝夜乘城出兵
狙擊或勸府官張益謙棄城遁者公曰此門所以蔽
遮梁宋虜得去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當先守以待
援至奈何棄之因募士夜出告急朝廷虜攻得東平
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無噍

類益謙輩相顧色動公大言曰今日正吾輩盡節之時及至城拊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明日城陷公安坐城樓上諸子環泣請去公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郊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遂迎降虜曰城破不降何也衆以公不從為辭虜遣騎召公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公熟視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公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公而降之公嗔目唾罵曰無知犬豕恨不盪汝以報國何說降乎虜麾之使去公厲聲曰何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悉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

之出涕并其家遇害汪藻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
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國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
謂名節非所急士之精銳銷與盡矣一朝為虜所來
無不全軀係妻子捧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
悔公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
為世所推移者哉

建炎三年金虜大至與李成合我師敗績明日杜充
乘舟遁去或告楊忠襄邦入盍去諸公曰我通守也
苟去城誰與守雖然吾仲氏有一子不可無炊火乃
命其姪孺文御其母以奔漂陽而屬其子知府陳邦
光驚懼不知所為即日率父老出門迎降虜酋亦強

公以行公至街郊大呼曰我豈為降虜者欲赴水父老救免既至虜營邦光以下皆拜願降公僵卧不起邦光乃啓曰通判素有眩疾虜酋曰四太子者令掖出療之遣所降官屬勸降公閉口不答明日復遣所親說之曰公故貧有兄垂老仰分椽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今去家數千里無所於寄寧不念此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誰為公曰茲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計決矣願無費辭明日四太子置酒令偽知府事蹕長太師者及邦光召公議事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人已就席虛一席以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生

與犬豕同飽者、流血被面、左右掖以出、虜酋命拘之、他室、明日邦光復、諭使降曰、事固無可奈何、願少回、意、毋為徒無益也、公瞋目曰、爾以藩臣、臨難不能死、屈膝偷生、復幾何時、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坐有虜、官、取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於趙氏、即書死字下、歸我書活字下、公即取筆書曰、死、虜酋、怒、復拘之、先是公刺血書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虜酋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問公意何如、答、曰、直不能降虜耳、四太子甚怒、公乃大罵曰、我會趙、氏、祿、終不負國、汝夷狄、豈是真天子、吾恨未劔汝頸、吾為死怖耶、遂裂巾褌衣、以示速死、見所書襟、知不

可屈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公被害時半
子陳大伯者嘗從公為僮至公被囚陳在傍不去公
罵四太子陳亦舉甕擊之遂同遇害又有主山砦曰
賈三郎者武勇絕人亦被執賈命其子結里人為鬻
薪者而置兵於薪以入事覺虜磔其父子於市公神
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畏愛無事時溫良惠和與物
無忤及遇事勇決強毅萬夫不能集也其德行修於
身彌於家信於友至於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臣節
之端凌霜貫日非一時適然也贈直秘閣告詞畧曰
爾稟質剛方值世艱厄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誓
不屈於蕃酋寧自甘於血刃口不絕罵言不忍聞綽

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東山楊長孺賈公
盡像曰面若嚴霜目如雷光自作長江乾坤翳翳衣
冠毅毅鈇鉞易易棟撓鼎敬無帟無貌有軾有泥出
天貫曰惟忠惟一青竹鴻筆犬羊雖粗知大丈夫此
可革乎人誰無死國爾斯偉何十億祀

陸邦彥徽宗朝使契丹虜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
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集公之志
欽宗即位知冀州辭行上勉之曰兵起北方士大夫
悉求南卿獨請北真能體國道逢士大夫自大名歸
者語公北寇兵興無往公曰吾得死所矣命駕亟行
虜使施宜生耶律翼來張忠定燾接伴宜生素聞公

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
閩人公以首丘葉梓語之宜生敬公頻漏洩虜情公
密奏之且言宜早為之備上深然之

紹興十五年陳公康伯接伴虜使上以端午遣中使
賜扇帕于洪津虜使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
且欲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公以舊制却之或謂公
此細故朝廷必不惜公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可復
改且辱命自我始况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虜
使卒受賜因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遂出之
知泉州虜使高忠遠來告嗣位人見欲用舊禮受國
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相授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

顧愕眙公呼館伴徐嘉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
出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歎之

有虜使館都亭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
中安得有劉四相有使虜者見其厩卒怒詈馬之不
會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朱子曰司馬忠潔公夢求扈從北狩仗節虜庭誓死
不屈以沒其身觀其報王樞密帖足以見一時國步
艱難主憂臣辱之意荒涼慘悽如在目前使人太息
流涕不能已已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
為詔從臣孫覲為之陰冀覲不奉詔得以為解而覲

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為貶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大喜其後覲每語人曰人不勝天火矣古人禍難莫非天之所為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少成而身亦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之在虜營也順天為己甚矣其壽而康也宜哉覲慚無以應聞者快之

張子曰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張子曰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可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

有

漢郅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宜奏事。凶奴素聞其節，舉邊引去，竟都死，不近雁門。後凶奴至，為木偶人像，都令騎士射之，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後漢崔寔字子真，為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常為邊最第一。西城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狄，君長咸慕獻珍頌德。天子嘉之，即以為太守。夷狄安之，自為都尉太守十五年卒于官。

光武中興，錫光牧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建立學校，導之以禮義，徼外蠻

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初遣使獻貢

永平中朱輔為益州刺史宣示漢威德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舉種奉貢彌臣

漢鄭衆為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帝議復遣衆報之衆上言臣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啣命必見凌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帝不聽詔切責追還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為軍司馬

素行録卷之八

身行上

三十一

素行錄卷之九

素夷狄下

漢元帝時夜郎興鉤町王禹漏卧侯俞舉兵相攻遣
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於是陳立
為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千
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責之因斷頭出曉士衆
以興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西
夷遂平

東漢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
禮敬甚備忽更踈懈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
從明者覩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

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皇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趙乃閉侍胡，會其吏士飲酒，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叔吾屬送凶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趙曰：不入席穴，不得席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立事成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趙怒曰：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趙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趙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乃順

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唐遣兵部侍郎李涵使回紇涵奏祠部負外郎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丈而歸資邊吏請致詰而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

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據焉。甫之父子，寧為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晉拜，皆舉兩手，不敢有意大國。

唐柳公綽為河東鄆度使，先是回紇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嚴兵備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送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為九姓故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執宜感恩為之。

盡力、

文天祥字履信。恭帝時元兵三度鼓行。天祥起兵入衛。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憂。會人之會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元伯顏領兵至撫安。天祥見伯顏。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爭辨不屈。伯顏大怒。天祥益自奮。伯顏遂拘留北行。至鎮江。以計脫歸。時三宮已北遷。端宗即位于福州。召拜右相。尋以樞密出督。分兵勤王。夕復城邑。至空坑。敗績。妻子皆被執。天祥收散卒居崖山。元張弘範襲執于五坡。及帝昺。亾於崖山。天祥目擊。作詩哀悼。道經吉州家鄉。痛恨不食。八日。至嶺。元人百方誘脅。萬死不

降繫獄四年志氣彌厲元世祖引問天祥面數納叛
亂華之罪元主命殺之于燕京柴市翰林王磐以詩
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
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
凌霜天地知却恐史書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

素行錄卷之十

通論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曰：魚亦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孟子曰：君子所存，雖窮居不損焉，雖大行不加焉，分定故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孔子曰：小人貪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

亂益亾見坊記

孔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來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來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孔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職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

孔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孔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見緇衣

孔子曰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

殺而不可辱也。儒有不墮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見儒行。

周子曰：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

者，何心哉！天地間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

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朱子曰：所謂至貴至富，可愛

令尋仲尼類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息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也。

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朱子曰：此理

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張子曰：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

汝于成也。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幸於我而使吾為善也。輕猶易也。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

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故君子之事天也改其樂
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

程子曰賢者惟其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
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
命之不可求也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
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
樂

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
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
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又曰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

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喜，無所懼，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程子曰：人莫不知其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苟，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楊龜山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尹和靖曰：君子或處或出，歸潔其身而已。人之行己，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着所存如何耳。胡致堂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

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胡五峯曰：處富貴與天地同，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為己任，是一截人。

又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能添

得只要知這道理。

又曰人有此身，假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焉。

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朱子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着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着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
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預焉貪富貴賤生死禍
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
所當行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
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
以求售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為莫己若也少不如意
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又曰學問須是就險窟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
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
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於此打不過便教說
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

又曰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得力

真西山曰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污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於此非學不能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是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

又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

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
知古昔智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
自得也何忻憾之有

又曰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
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
歸於天命而已人謀孔臧足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
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又曰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
以私意小智妄為迎避大不可也

歐陽圭齋玄曰許魯齋於進退之際凜若萬夫之勇
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

程子曰漢策賢良惟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於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曰我心只望庭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歐陽公曰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不思而得之既得而不患失之為庶幾耳或謂科舉事業集人之工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工惟患棄志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

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士使孔子復生也不
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某於科舉自少便見得輕。
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不好見酒自
惡。非知酒之為害何如也。又答或人曰。公今赴科舉
允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
顯仕。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見得失不可必如此。
又答汪子。鄉曰。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為至
而夫子以為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尚局
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於貧富之外也。然
其所以至此。則必有所用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
有所計較抑遏。而求出於此也。

客有問迂叟以今世之勇者，叟曰：有范景仁，其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拽，九牛氣凌三軍者，為勇乎？是匹夫之勇爾。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嫉之，與悖叛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冒不測之淵，無勇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

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

魏文侯子擊出，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于方，不為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東萊呂氏曰：「富貴者固不敢驕人，貧賤者亦豈可驕人，得夫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才。」

之美如曰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雖異其病却一般

秦兵圍邯鄲魏王欲使新垣衍欲共尊秦為帝以罷兵魯仲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氓也新垣衍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兵既罷平原君欲封之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後又射書聊城使燕將自殺田單歸欲爵之魯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誑於人寧

貪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妄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愛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冢，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二恥齋先祖行蹟篇

二恥齋年譜

伯兄(彥模)

舍弟屬續之報至未死兄無以定情抄起年譜以誌冤

肅宗大王十七年庚午六月日先府君棄世時君寄妊纒三月以辛未正月初四日庚寅辰時生于安東豐山

縣新池洞外第

十八年壬申 君二歲

十九年癸酉 君三歲

二十年甲戌 君四歲○一日與弟見遊場聞他兒呼父聲來謂母夫人他兒皆呼其父我則雖呼為父以至悲泣他日又曰暫啓墳山一見父顏復即還葬如何其孺慕至性已如此

二十一年乙亥 君五歲○穎悟夙成自能言時聞人讀書輒解傳誦至是母氏及伯姑母口授以六甲數能誦

二十二年丙子 君六歲○仲父府君授以振衣詩一卷不數日能例誦因願學他書而仲父慮其早學受傷姑為不教則誦法不食

二十三年丁丑 君七歲○春老少諸人上山玩花他皆爭摘花兼食之君獨不食父老問其故對曰未薦廟前不可先嘗父老益奇之自是寢必早起必盥面

二十四年戊寅 君八歲 受史畧于仲父府君七月之間能畢七卷間受孝經小學為夙夜誦法之資

二十五年己卯 君九歲 讀通鑑 初受陽節潘氏序日未半誦不錯一字歷代人君治亂之蹟人臣忠邪之分無不通曉時立嚴孫處士汝斗公亞加愛重曰中甥雖亡有子如此其不亡矣○冬往留于豐山外宅孤山李先生惟惇亟稱歎不已比古魏舒衛玠焉

二十六年庚辰 君十歲 ○君孝行本於天性每於親側必恭聲婉容得魚果必先獻于王母及母氏每歲元朝拜王母及母氏因即往省于先府君墓所家距墓所稍間而不以風雷少廢亦逐日往省

二十七年辛巳 君十一歲 受四書于仲父府君 過一二卷之後文義已自解得通曉

二十八年壬午 君十二歲 ○每以未承嚴願為至恨欲為進服王母及母氏泣謂曰以汝保生為幸何必為此等事乎君不得已止之然於人所不見處素食飲泣三年如心喪者然

二十九年癸未 君十三歲○章句製作之外行文立論違語超越洪暢有不可湮逝矣

三十年 甲申 君十四歲 端陽節往外宅 外族內外老少咸集觀秋千戲余謂君曰往彼暫遊如何答曰此雖外家觀當內外交集之所不必往焉○流頭日沐浴必於人不見處

三十一年乙酉 君十五歲 赴義興鄉解 兩場製作一筆萬就人莫不稱賞

三十二年丙戌 君十六歲○素性不善遊嬉推駕行小學雖鳴鑼擗門獨家廟因省重閣與親侍務悅觀心不以邪寒少遊

三十三年丁亥 君十七歲 三月齊會煑薇于雲嵐寺 會中出七言陽字額他皆止於玩物即景而推君所作有因物玩理底意思諸長老俱稱歎不已 九月作自叙以示意蓋志根學

基之語也○又叙敬說

三十四年戊子 君十八歲 正月作室慾存心二箴并序○夏入遊鄉庠 言辭舉止雖老師宿儒無不敬服宋侯免佐亦稱之曰小學模樣復如靜菴時氣像

三十五年己丑 君十九歲 六月季父府君早世 季父無嗣王母氏欲命君繼世而更曰徐侍其有室立定可也母氏乃依此命而從之

三十六年庚寅 君二十歲 十二月王母夫人孫氏辭堂 送終節次及服制儀度皆考出家禮一無差錯

三十七年辛卯 君二十一歲○書請近思錄于立嚴孫處士公日事為講劇

三十八年壬辰 君二十二歲○好讀朱書節要博求廣通晝夜不輟更為抄書一帙以為平生看閱計

三十九年癸巳 君二十三歲 聘室于順興安氏 往來甥館龍威有識之士皆願一識決主簿相氏氏一見相許其後遺書安公曰中君真無雙士緣何擇婿乃爾也不但為李膺之慶云

四十年甲午 君二十四歲 五月內子安氏卒 安氏未及廟見而以痘疾歿是時老親及一室俱未疫故不即送葬於其所居與泉南麓以待後日返樞計 冬往見息山李處士 息山即奉朝賀觀微之孫名萬教來寓尚

州樊道後進故馳往見之

四十一年乙未 君二十五歲 春作定志說 是歲二月慶山試所有痘思未疫人多赴之君作是說堅坐不動 夏拜書于息山李公 極論為學節度且示承教之意公答以不敢當

四十二年丙申 君二十六歲 正月聘室于東萊鄭氏○春作有所思長篇詩○九月拜書于息山李公○冬往葬外

王考于豐山大牛洞

奉母氏往

十一月觀丙別于漢城

君不喜料白而觀命有切故題勉從之

四十三年丁酉

君二十七歲

春日有遣懷詩一篇○次退溪集古詩韻

四十四年戊戌

君二十八歲

立春日次退溪先生小詩韻○八月入鄉校叅釋菜禮

李提學真望訪問才行兼備之士皆以君為對李侯見之嘖嘖不已

書藍田遺

約條目序

君與鄉中信友修撰取藍田呂氏卿約之意名以藍田因作弁首文

十一月聞外舅氏計

四十五年己亥

君二十九歲

春赴增廣試于榮川進士試居二等觀東堂于寧海以策文居一等一人○秋赴大小

會試大科又居一等一人

殿試例或於四六則舉皆借予而君以為此亦欺君遂製進請條皆莫不稱歎不已

十二月有奉送李侯向洛詩序

李侯即白軒相公之

曾孫白軒於高祖考虎溪公最親厚故李侯於君益加敬愛及其棄官而歸也有別章故君作序文以送之

四十六年庚子

君三十歲

六月 肅宗昇遐

赴客舍哭臨成服

九月分館園槐院○十一月上去免新

京中僚友馳書槐院闕減夜役

補承文院

權知副正字以注書入侍

趙相顯命以同庚同年又同為本院假官君之書役趙公多為之○在政院時賢朱子封書名臣言行錄臣鑑資治等書于李佐郎重煥所日與諸摺紳相講明

往見朴舍人貞

朴公有志行為世推重故即往見之

十一月乞暇歸觀

歸路入飛鴻亭見中微士躬負大

景宗大王一年辛丑

君三十一歲

正月被承文院催召不赴○二月子邦烈生○拜書于申微士

躬負

大以致仙遊

洞之願○三月答柳學諭

升錄

書○八月答李佐郎

重煥

書○又答李佐郎書

二年壬寅

君三十二歲

以權知正字被本院催促又不赴○二月初次冰溪書院洗心亭韻呈李密菴

折簡以致勝地拜晤未展慈與成意焉

又與李密菴書○三月與李提學

真望書○九月往見姜修撰

於英陽

橫

月遊內延山有遊山錄及詩○河上舍

三年癸卯

君三十三歲

正月聞外姑金氏訃

送終凡節竭力頓瞻

與李密菴書請借看朱書講錄刊補

李公輯朱書疑義名以講錄刊補

四月往遊聞

慶仙遊洞◇七月與申徵士書◇十月挽金瑞洛◇十一月赴京入城聞痘氣熾盛即發還鄉

四年甲辰

君三十 四歲

正月往赴道南書院講席

權躬善相一為洞主前期記書約會并邀李息山吳致重講近思錄抄錄疑義而尋且有酬唱詩

四月答李密菴書◇又與李密菴

書約會屏山書院◇六月薦入持平望又薦正言首望

有廷臣特啓

◇七月與余同往青松遊周王山

有詩及遊山錄

八月 景宗昇遐

進泰天班三年除服之後遇國忌必行素

十月與李密菴書◇書慰李君直丈且有別紙

時李公遣兄喪及子憾故以慰

之又有鄉人養他子為嗣者服制可疑且國恤因山前為人挽詩未安故別紙及之

十二月授通善郎除司憲院主簿不赴

英宗大王一年乙巳

君三十 五歲

正月聞內舅上舍李公訃◇答權正郎書

相一

◇二月答李密菴書辨戒懼兼動靜

說◇三月以拱水洞移卜之意書于金上舍

瑞虎◇拱水洞在安東丹邱上即上洛公道賞臺榭之地勝致幽絕故有移卜之意焉

四月河上舍來訪論學

備往歲待書院講討數日

七月子光烈生◇十一月河聖則請朱子帖大筆書贈畧叙其後◇挽孫持平

德并◇挽權

斗經

◇跋呂泉權處士配李氏旌閭銘後

李氏即我母氏外曾祖母也權斗寅文為旌閭銘君為跋語

答權掌令

台仲書論播紳疏◇

與趙司諫德鄰書

二年丙午

君三十 六歲

正月有說書薦◇挽洪判書

萬朝

◇挽成叅奉

大夏

◇挽曹處士

善長

◇二月河聖則委訪極論為

學之方◇三月往遊安東龜潭書堂◇七月答李密菴書又辨戒懼兼動靜說◇八月挽鄭上舍

之錄

三年丁未

君三十 七歲

二月再遊龜潭書堂與諸士友有酬唱詩◇八月戊戌除兵曹佐郎◇丁未赴京城以未及

陵行見遞即還◇除江原都事又 除兵曹正郎皆不赴◇八月作八智齋舍記◇挽洪翊衛

相民

◇十一月子弘烈生◇十二月拜居昌縣監

自台府必欲赴任有周旋除署經使速歸暮之意故遂治發

乙巳發向京城辛亥入京

四年戊申

君三十 八歲

正月丁巳行

肅拜禮于延英門

避痘署經甚非便欲索歸都承旨鄭錫三副承旨李仁復修撰姜模趙顯命崔燦權實請保挽止甚勤故移位于漢江上流靜僻處

遊碧波亭敬次

肅宗大王親題四韻詩◇丁卯承吏曹招邀暫入城內領相下堂迎坐以叙前日未識之恨展問古今治亂及道學統緒又問嶺南人才君以錦陽曹谷兩處士及稷鴻亭史薦之領相皆錄于冊

戊辰曉漏下赴 闕拜辭午發行◇丙子到任所○戊寅謁聖于鄉校因見諸生論以勉強學問之意焉 辛巳自任所

來觀○二月己丑奉板輿赴任所牧民以程伯子視民如傷四字為準則尤致念於扶風化興學校正名分節財用事揭十條于官門外 三月朔朝謁聖于鄉校又諭諸

生以禮義相先之道因設白場行相構禮 己巳畧聞清州賊報○庚午賊報頗騰而監兵營及鎮管迄無傳聞

戒嚴之事君心甚憂欲欲狀報上司而軍任以下皆言如此重大事不可以坐聽輕易論報云云故將報截止 二十一日辛未有人自安陰古縣來傳古縣谷中有潛

伏嘯聚之狀君自聞清州賊報寢食靡甘至是尤極痛惋傳令于將校募使之從進聚隊因欲微發軍丁以為戒嚴堅守計而守令專無擅發之例故姑待上司調發之關而竟寂然 壬申不知何許人來傳賊書二度

其一即報書其一簡札乃賊首熊補希亮等所送也君見凶言不覺髮豎噴唾促令捉入持書漢已逃去矣即審其書星火馳報于三營因招軍任某言及發軍之意則皆以為上司令前徑為微發必蒙專擅之誅獨首吏慎免終以為賊勢壓境勢迫呼吸何待上司之令君更以急急招微則吏校駭敗邑里俱空無一人應令者獨坐空

衛計無所出矣 癸酉賊兵自安陰席捲長驅為掩襲殺掠計守土之義當效死勿去而以老親嬰疾無人護

出遂背負而出賊以無答書益肆凶恣將欲乘晚屠戮君憤不顧身而邑里俱虛士卒駭散張空毒冒白刃莫可抵當且老親疾患況創而余遠在鄉里聲息莫通守土之義莫重而母子之情亦功不忍留待賊鋒思欲先移老母離圍歎國之計背負老母而出隨從者無一人賊購正急揭櫛 甲戌留接于

縣北朴巖奉老母於閑淨處即是道衙至于朴巖村村民道遠垂淚曰城主下車之後患善弊法邑民無祿賊變猝起明府若去吾何以生爭道酒肉皆不受 搆報狀使家僮更懇于營門雙出後所報四題姑未見君即欲親赴營

馳書于知禮倅星州牧知禮倅李世統領軍來位于星州新舍星州牧李普崇亦以左防將結陣于新舍之南以藉力濟事之意馳告 夕發文通諭于

本邑民人以示收聚討賊之意夜聞清州賊沒敗報○丁丑早朝得星州牧知禮倅回答知清州

賊敗報果的又火急傳令于上下民人等即以近順之意作為曉諭文字走叔傳令使之星火來聚于加許倉君親往馬邑邑郭自朝招諭則聞令赴會者幾數百人將點部伍整軍容 自營門 啓

罷因送將校使之合符文龜到此地頭莫可施措 戊寅馳往于監營呈牧大夫夫人使妓傳言致食物呈牧亦出郊迎慰惟其未及同力濟事 夜初鼓到營下方伯責先私方伯以一

事變宜急傳聞指揮而清州賊變後無一番行關及其賊發列邑文報隨屬而皆以到付題備陳實狀懇請在營下以觀 己卯呈書營門賊兵之勦滅而方伯不許 庚辰又

卷之六 庚辰又

呈書○癸未拜辭老親馳向京城○乙未入京城○戊戌待罪于禁府門外洪佐郎重寅李佐郎時沈各送一力以助使喚己亥

就理李陝川廷弼吳安陰送都李三嘉廷秀共就因講討己酉進原情諸條見原情莫不概數或為之限流五月辛酉禁府開座拂上議處文字洪員外重寅為全吾郎類來報略因累致

與李三嘉同為放出食物知義禁斯錫三全東鄂都事沈得行類類慰問因言於判金吾使之從實上識丁卯始以徒三年照律君既上原情禁府又啓此人不可流離觀舞批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戊辰配於軍威○己巳

老親留于峩川居諱奉親似未安而邑宰金公屢勸監司朴公避到訪見而許之故遂奉侍○巴中才子李度根李道根洪澄洪沉及其他諸人負笈來從己卯到配所有詩一絕九月華侍

五年己酉君三十九歲正月河上舍來訪君三十九歲三月次感春賦韻君三十九歲撰延安李氏墓碣銘君三十九歲製延安李氏祠宇上樑文

五月特令放釋本以三年後到而未及周年而全釋六月河聖則又來訪以致特恩過放之賀君三十九歲十月挈眷歸鄉

十一月作自訟箴并序

六年庚戌君四十歲正月為入峽棲息之計與余偕往東村周覽可居處追想前日保養教海之恩哀毀益切二月葬仲

父府君于縣西朴谷里占山之節葬當之助身親勞苦以至無憾聞淨洞上舍族叔計此叔清真有識鑒於人少許可獨於君每加重建君登科之日貽書措紳曰曾祖三兄弟而德涵曾祖占庭試壯元官至修撰奉

從祖亦占壯元官至掌令伯從祖以文章行誼為世推重而早登上岸不復應舉丁卯之亂倡義赴援中途聞南漢不守各道義兵皆罷歸而從祖則以為賊兵未退不可輕罷因率義族諸聞告由自上嘉之特除科雲道察訪不久棄歸以講學教授為事是為正樞之高祖也其曾祖亦以文行有名時稱嶺南名士三球而科小之後義中壯元能繼先蹟而文藝乃其餘事耳然藉外孤蹤朝無相識之人須念達家之誼同儕之分分館時極為周旋則此屬託如何云云六月王大妣

魚氏昇遐君四十歲十一月聞李密菴計有誄文○十二月答趙巡相顯命書趙相書中有滄桑世變賢良見棄之語

六年辛亥君四十歲正月己丑以青信先塋事往尚州丹密縣判書先祖墳山在於青信古老相傳而尚未分明君自擔當探尋有此行○壬辰以李滄誣啓

拿命逮至君自丹密還至龜尾宗人家承拿而行翁以婿族之人証啓全釋數年之後更有拿命逮至二月承問目陳供辭○辛亥

再問又供辭時國族李台一因在隔間請受中庸君嘉其志贈一絕詩李友又古時輩輩公文學行誼既屬望兩司又屬玉堂朝野注望不當范馬之於宋朝而倉卒變起狼狽至此匪公之不孝實世之不孝云云夢見慈顏書二絕○三

再問又供辭時國族李台一因在隔間請受中庸君嘉其志贈一絕詩李友又古時輩輩公文學行誼既屬望兩司又屬玉堂朝野注望不當范馬之於宋朝而倉卒變起狼狽至此匪公之不孝實世之不孝云云夢見慈顏書二絕○三

再問又供辭時國族李台一因在隔間請受中庸君嘉其志贈一絕詩李友又古時輩輩公文學行誼既屬望兩司又屬玉堂朝野注望不當范馬之於宋朝而倉卒變起狼狽至此匪公之不孝實世之不孝云云夢見慈顏書二絕○三

月諱日泣書一絕○乙酉與居昌人面質◇四月遠配興陽呂島

興陽僻處海隅而人知好賢自君來滿有北學之志而請業者甚衆或稱雲菴先生或道天放先生而其

中中復東有同韓文公之區册也

次金七灘世欽詩二絕

往在戊子金公來滿于此至是申復東袖示其所藏金公詩二絕感而和之

五月和余四韻及古詩長篇◇讀啓蒙

本圖書篇有一絕

六月兩日先諱皆曉起盥櫛東向拜跪以盡儉然之誠

有感詩

七月聞余往來待于

興陽楊江院○八月送余于楞伽寺南溪橋上掩淚以別

有贈別

有二恥齋銘并序◇有游楊尹諸

公不著伊川行狀辨○有二獨箴并序◇九月母氏生朝謹次朱晦菴壽母詩四絕◇書諸葛武

侯事蹟後○作石門菴記○有弘毅說

七年壬子

君四十

正月元日作自新箴○編素行錄

自滿居後歷述古聖賢隨處善處之道類次錄取中唐素位而行之義以名之獨自體驗不輕出示人

冬避痘往石門菴○立春

日有祝春詩一章

八年癸丑

君四十

正月得監賑御史周饋

李公匡德授學真堂之子也即鳴當問及饋物又遺詩曰實近非真罪功名誤善人好餐南土飯滿福等車輪

爲金烈婦權孝子作旌閭文○三

月移寓白雲菴有雜詠及序

改佛堂舊號爲以精舍有七言及五言詩

十月下山寓村

九年甲寅

君四十

正月遘感疾危篤

病中夢見一神人自天降贈二句賦曰風過著於朴素道自明於治安既律已之灑然頓警民之何難

三月踏青日與諸生煮花

有詩一絕

爲柳君

士真作有斐堂記

又有題四韻詩句

○八月與諸生共賞蓮花山

有詩二絕

作觀水亭記○十二月赴申叔度冠禮

今世行冠禮者寡而此人欲行之累請故暫往施禮因贈四韻以勉之

十年乙卯

君四十

正月答人喪禮問目

京人李穡遘喪後時成服問除服必以成服日與否

二月以

元子莊獻世子一思悼世子

定號赦慶移錦山○

三月與余別于村前江上

余贈一絕詩君即和

四月與諸友共遊吹簫峯月影山

有詩二絕

五月乞暇歸觀○七月

既望泛舟廣石亭移住大山書堂成四韻○十月之望又泛舟廣石亭款赤壁遊

有詩二絕

十一月與

諸友遊新安寺

此寺洞中有龍湫曾為愚伏鄭先生所遊賞故再續勝遊以進先烈因成四韻

十二月又乞暇歸觀

十一年丙辰

君四十六歲

二月子邦烈欲為父訟冤君以為居謫之道惟當恭俟

處分痛加禁遏○三月世子莊敬

世子

冊封

赦又付處忠原○四月讀李栗谷四七往復書有四韻詩○題四韻詩于岳武穆傳後

○有廣石亭雜詠十六絕○五月乞暇歸觀○讀朱夫子遠遊篇敬書一絕○十一月自德周寺移

寶蓮洞

十二年丁巳

君四十歲

正月在寶蓮洞宗人所花峯之下構成數間精舍製上樑文○四月撰祖考處士府君行

狀○六月乞暇歸觀過行兩日先諱還赴付處所

十三年戊午

君四十八歲

二月序四書撮要圖說○又序申龍厓先世事實卷○三月與諸益遊白巖

白巖本金生習字巖巖中有水如石白素

以名勝擅至是中上舍泰登唱珠字韻二首因贈君席上雜為珠嶺南第一人會中因續和

端陽節再遊石巖吟成四絕○為申上舍作葦隱窩記

因題壁上

八月

乞暇歸觀○九月移寓龍安驛

李成象靖為建原郵官出來細以資又源源相從書請移來故從之

十月校正悔堂先祖遺稿又衰輯年譜

畏約之中

雖為先之道亦所不堪而重違門禁合辭屬託不可固辭

十二月先集及年譜成

李成象靖為外孫故以先集示之答書曰十分精當無一字欠○李成又見君所編素行錄深加歎服欲其廣布於世

十四年己未

君四十九歲

正月八日題古詩一篇寄呈金兄君瑞

仍請資周易及退陶語錄眉史記言以為靜裏看閑

三月母夫人李氏棄世○四月

乞由奔喪

忠停金公始地遠往京未能赴即呈由還官後始乞得許優助行資○奔喪後有祭文

七月定葬地于先府君墓西還赴忠原○十月癸未歸過

寔禮

畧叙考妣實鄉世系及生卒年月日為刻石埋塋發引前又有祭文

庚寅還赴壘所

十五年庚申

君五十歲

正月元日質明設虛位告祭于先妣氏○有喪禮記疑十九條○記鄭烈婦行○四月聞內

子鄭氏訃○五月聞先妣練祥退行於六月上丁請由來叅

舉仲兒下來過親祥後即還

有廬墓說○有心喪人毛

匪頭鬢網中記疑◇八月歸葬鄭氏于遜道洞丁向之原◇狀先考府君仲父府君季父府君◇又狀淑人順興安氏東萊鄭氏◇又狀從祖府君◇陽復日書箴及序與柳秀才東道◇又書一箴賜子光烈

十六年辛酉

君五十

人日箴戒子光烈◇記三亥烈婦行◇有寒食記憶文

時伯兒往觀因欲上京訴冤君更加禁遂使不得赴京

三月過先妣再

期◇禫月後有叙哀一語◇六月書古詩長篇以寓喪餘之懷◇效楚辭體寄楸谷金友君瑞◇

書潘氏論漢文漢武說◇七月書聲隱寓辭寄呈申上舍◇有憂中樂辭◇敬書退溪先生解釋

朱夫子觀書有感後◇遊伽葉山有遊有陰厓辭伽葉山蘭草寺之南有東陰厓西陰厓己卯名賢李公軒所遊樓故處此作辭又書華夷相勝說○

九月先妣生朝泣血書四韻○處困篤志箴戒伯兒○十二月雪月夜與諸友乘冰驚溪有五言一絕七言四韻

立春日作立春箴許通即許留守嗣曾孫從學之久書示此箴

十七年壬戌

君五十

正月在青龍寺

與許理許瑄留日講討朱書

答南國老考問目國老作大學圖心學圖來問畧識所疑以答

三月避痘下山有送春詩一

篇○四月有遠遊詩次韻◇己亥製古體一篇寄許明遠◇是日午後有不平氣候○庚子痛勢

漸劇神氣雖損而猶堅坐不臥

辛丑痘漸現○壬寅諸士友來會鄰近士友遠隊來問送米豆與餽物其中許明遠叔任許容許理李萬甲李煇柳東送金聖河或在十里外或數十里外而俱齋糧來留日夜侍湯

癸卯

通病報于本家病中手書二張一則寄吾一則寄伯兒文意筆重無減於平常且女婿隔數日書中言決不可進行以定日成禮之意通示

夜口呼古詩一章使仲兒書以示諸友

乙巳症勢危篤

起居不須人扶冠帶莊敬一如平日

丙午別症疊出諸友奔遠求藥問醫多方救療

戊申一向危是日午子邦烈及再從弟益撰奔走遠見君猶能起居攝衣冠問鄰并事疊疊不厭

己酉邑倅費藥

問病李候命坤聞之驚動使人費藥及豆米并患豬鵝鰓魚諸等物

庚戌謝諸友先是數以救病之意謝之又曰幸以晚交相與迫隨講學亦此世不易事今又罹疾令舍君子俱勞難實不安

辛亥病勢已革諸症危惡猶處之憂

然每以天數已定天壽不貳之吉言之

壬子取水楊湯盥洗辰時終士友齊會治喪遠近相識者無不蒼黃赴吊哭之甚恻相識曰古人儒宗之喪歸衣服貨財吾儕今日何獨不然遂各自隨力出布帛衣衾等物又

九月子邦烈呈書陳情于忠清道

曰申先生平日居儒素未嘗見其朝官態度送終之際亦豈不遵其規模亦遂做朱夫子深衣大帶之制用之

戊午成地殯

已倅聞之送布棉棺板又送官匠使之治棺

伯

監司李公宗城見書壁流快許罕丁其外喪其經費及喪人所聘二夫馬一一備給又轉囑于權伯金公尚呈使之道運無滯矣

十二月己酉喪車登程

諸士置奠哭送者甚衆致贈者亦不可勝數許敬許遜金聖河則隨柩至烏嶺而後哭別

丙

辰達于故宅

先是湖伯處中遂運潯預疏路程記于兩道所經官又命運官舉到處檢覆

翌年癸亥閏四月壬申葬于五土山南璋龜峯壬坐之原

距家二里遠近人或涕泣曰天之不慙善人至此生民何所賴云云

三月承全釋之命

咸昌梓朴思秀書曰今月二十一日疏決時自上特放營門又傳朝報始知由忠清監司狀啓其後于光烈赴京見右相趙顯命禮判李宗城參判吳光運則皆惻惜垂涕即通禁府出示救秩還奉以歸告于神位前

七年庚午五月

大朝溫陽舉動時

莊獻世子

啓請復職同年九月

世子又啓

于 大朝再請復職畢○後百十四年

新聖御極元年甲子特

蒙復職之

典八月五世孫相憲即發京行奉牒以歸

年號用

十月晦日

邀多士告廟

三十五年

戊戌文集成

二恥齋先生行狀

粵我 英宗大王之四年戊申春二恥齋先生鶴洲申公以事責嶺之赤羅縣未一暮 朝廷原而宥之後四年 辛亥黨人又羅織之責湖南之興陽縣凡三遷而首尾七年在湖西之忠原卒以喪歸于鄉明年癸亥有全 釋之 命後七年庚午五月 莊獻世子原其情請復官至九月又如之竟未施行後百十四年甲子即我 新聖御極之元年也至七月稱虹流大慶咸雪域中之幽冤特復公知府舊啣公曾孫冕璧以是歲十月之晦 邀多士虔告于廟題公之主走書於敦禹曰先祖抱冤百年今幸賴 洪造復見天日願有以狀之敦禹辭 以人輕筆萎恐不敢當於是乎其請愈勤則拊念世契有不可終辭者乃撰次之謹按公諱正模字景楷號 二恥齋姓申氏系出鶴洲上祖諱祐仕高麗官按廉使父版圖判書諱允濡卒廬墓泣血墓前有雙竹抽生 之異以孝感聞于

朝載三綱行實仍

旌閭享涑水院至諱元祿號悔堂又以孝載三綱續錄

贈戶曹叅議享藏待院子佺以

孝 贈左承旨子適道進士以丁丙扈從勲除郵丞是爲公高祖號虎溪曾祖諱琛進士以六行累入薦剡號忍齋兩世俱享丹邱院祖諱文錫考諱德溢妣宣城李氏持平珙之曾孫處士星考女以 明陵辛未正月四日生公於安東豐山新池洞外第時先公下世纔七朔公生而天性孝四歲聞他兒呼父問于母夫人曰人皆呼父我誰呼爲父因泣又謂母夫人曰願暫啓父橫一見父顏其孺慕自幼已如此天姿穎悟五歲聞人讀書聲輒傳誦慈夫人教以六甲數遍輒解之六歲仲父公授古詩一冊不數日能盡誦欲并學他書仲父慮其早學致傷使止之泣不聽七歲隨諸老少上山觀花同隊皆摘菓食公獨不食父老問其故曰未嘗不敢食自是每早起必盥洗見人不盥則亦必勸之使盥八歲受十九史于仲父公每朔畢一冊間受孝經小學夙夜成誦九歲受通鑑初受潘陽節總論日未終誦不錯一字凡歷代治亂人物賢否無不通曉外從祖孫公汝斗適來見歎曰有子如此其父不亡冬隨母夫人往外第述作奇警李孤山先生稱歎不已比古魏舒衛玠每出外遇魚果必先供于王母夫人及母夫人每歲元朝即往省先公墓不以風雪而或止辛巳受四書過一冊文義已自解釋通曉對案危坐誦讀至忘寢食壬午以未承父顏爲至痛告母夫人欲行追服之制諸父兄據禮以止之亦不行猶食素三月心喪三年端陽節往外第外門諸族內外老少咸集觀鞦韆戲伯氏公要暫往同觀公止之曰雖外氏內外交集不可往流頭日沐浴亦必於無人處暫浴其操履已如此乙酉赴義興鄉解雨日製作文詞滔滔一筆篇就見者皆稱歎性不好遊嬉每晨起拜廟溫清于重闈務悅親心對諸父及尊大視常下帶溫恭遜悌丁亥春會雲嵐寺菴葺會中拈韻他作皆即景探趣公所作有因物玩理之意諸父老咸稱之九月作自叙以示意其畧曰我朝諸賢接武學術大明而不幸百年之間躋駁特甚攻訐章者尋摘而已專記誦者口耳而已若余者不及於世儒又遠矣其心則欲師聖而友賢

生苦晚而地又偏恨不得親拜先聖先師而其道尚留於方策人能弘之道在茲矣蓋志學根基已始於此時矣又作敬說戊子元朝作室懋存心二箴夏遊鄉序不惟著述必居人上言語動作雖老師宿儒無不敬服邑宰宋公堯佐稱之曰小學模樣己丑季父處士公下世王母夫人欲以公爲後時未有室留待長成母夫人從其意庚寅王母孫夫人下世治喪凡節一依家禮辛卯讀近思錄日事紬繹壬辰抄朱子書爲看閱計癸巳聘夫人安氏洪上舍相民一見公以書賀聘公曰申君真無雙士緣何擇壻乃爾甲午五月安氏未見廟而卒冬往見息山李公萬數乙未春作定志說蓋是年二月定式科於慶山縣試邑痘警有無互傳未痘人多赴去公 堅坐作是說夏拜書於息山論爲學節度且有求教之意辭不敢當丙申正月再聘東萊鄭氏春作所懷長篇詩有思則得之不思失堯舜禁跖於是分之句十一月赴丙別科公不喜應舉而有親命且族叔進士公德涵及進士公濂要與同赴公俛從之行至鳥嶺見路傍有皮袋物若不見而行未一里有急來者問之乃遺金者也公指示其處其人感之欲進酒杯且助行費俱不受丁酉春作遣懷詩一篇末句云擬將林泉分我食永作清高物外仙又次退陶集古詩韻有從此萱堂有嘗食庶得燕坐細遺經之句又曰但使年豐衣食足豈願 君門影長纓其澹然無意於世利可知矣戊戌八月入鄉校叅釋菜禮時李提學眞望爲邑宰見諸生問才行兼備之人獻官以下皆以公對備陳公居家行誼及問學工程李公嘖嘖歎賞己亥春赴增廣鄉試發解東堂試以對策居魁李侯躬訪閱試券歎曰非場屋間口氣秋赴省試擢大科又居魁登第之日己以謙退自持出入步趨必後於人諸同年謂曰壯元郎爲殿及殿試表題舉皆借手公曰此亦欺君遂自製以進李侯又歎服庚子六月 肅宗昇遐九月分隸槐院十月入都行免新禮是行歷訪清臺權公相一到京諸友以書相告除夜役先進諸公皆同心慕悅菊圃姜公樸曰景楷腳踏實地人

也因贈一詩曰玉人閑步到余居醇酒熏熏一楫餘虛閣夜闌星宿動從今可省十年書選補副正字趙豐原顯命以同庚同年又同隸本院多有資益又以假史直堂后借朱書及名臣錄於李員外重煥日與同僚講磨十一月乞暇歸覲歷訪申徵士弼貞以祿米薦於家廟辛丑正月被槐院催促不赴伯氏以家貧親老勸令赴曰退陶先生叅下時亦留連本院公曰今之時與古時不同且爲親赴舉以至叨竊己盡在我之道世不我用亦天也何可強爲逐逐於仕宦場也以心近性理書朱書節要大學衍義等書日溫理體認又逐日記陰晴寒暑於曆書又記某日覲得某義某日究得某理以驗體行之實三月答慵窩柳公升鉉書時柳公筮仕在京公遺書言世路之艱險甚於羊腸惟當著力於謹慎二字則於操身奉公必有餘裕云壬寅又被槐院催促又不赴春密菴李先生來水溪貽書要見公即往候又與密菴書略曰前書所云持敬以存其心講學以致其知此千聖相傳之正法如某倥侗亦自十五六時已知其然而到今年過三十猶存得心未定見得理未精每望門下不啻飢渴之如飲食而迄未趨進穩討爲人之策云十月遊內延癸卯四月遊仙遊洞十一月又被槐院促教入城聞痘氣間熾即還鄉甲辰正月赴道南講會時清臺權公爲洞主移書約會與李息山講近思錄有酬唱諸作六月入持平未擬又入正言首擬七月同伯兄遊周房有遊山錄八月景宗昇遐入縣叅哭班後遇忌辰必行素十月又與密菴書十一月除司覈主簿不赴乙巳二月答密菴書論戒懼兼動靜說與玉川趙公德鄰書其畧曰聞執事上十條疏私竊以爲必有招奉惹踢之變曾未幾何聞有絕島行某於此行不以爲吊而反以爲賀云丙午正月入說書薦剡三月約密菴與伯氏公及族叔濂往遊安東龜潭書堂與近地士友泐洄水石間有題詠而歸七月又答密菴書辨戒懼兼動靜說丁未二月再遊龜潭八月除兵曹佐郎赴京以未及陵行遞即還鄉又除江原都事兵曹正郎俱不赴十二月

除居昌府使公爲便養發 肅行戊申正月謝 恩遊碧波亭伏次 肅宗御題詩四韻是月到任所二月
奉板輿爲治以程伯子視民如傷四字爲準則又以正風教興學校正名分節財用等事首揭十條于官門
諭邑中諸生以禮義相先之道三月己巳聞清州賊報庚午賊警漸騷而監兵鎮三營無發關戒嚴之令公
憂之欲報營告變而吏校皆言不可以道聽遽報止之惟待上司發關而寂然無聞有人歷傳賊書二度一
則檄書一則簡札而乃安陰賊首熊輔希亮等所送也辭旨凶慘絕恃公自不覺膽掉髮豎促令捉入傳書
者已逃去矣即齋其書馳報三營急招吏胥及軍校使徵發軍丁皆言上司關前不可擅發獨首吏慎克終
以爲賊兵壓境勢迫呼吸何待上司之令公乃以火速徵軍事布告吏校則乃相繼逃匿一瞬之頃邑府空
虛賊兵自安陰席捲長驅時公母夫人嬰疾在衙公念忠孝本無二致而緩急亦自有間思欲先移病親於
淨地繼爲收拾散亡以圖後效乃背負從間道而出隨行者只有奴令數輩而已遂留接於伽倻峽裏急還
到府近撲岩村前村民老少出迎遮道曰賊購方急願明府少遲其行浪死無益邑民賴明府下車蘇枯之
澤浹於肌髓留此徵發則庶可以收拾散卒振作聲勢矣各皆具酒饌以進公皆不受民皆益服誠心防備
而賊書報營者尚無回報又搆狀使家僮赴愬又急書于知禮縣星州牧諭以同事之意時禮倅李世銳領
軍赴星牧李普懾結陣于加祚倉故也於是發文于本邑民人等數百人丁感應而集軍容稍成方赴賊陣
而方伯報罷至蓋是時方伯亦深於黨論者欲因此擠陷賊書之報只以到付二字緩緩題送又不許發軍
固守不數日乃罷官奪符公以離官全母爲自咎四月癸未發京行戊戌待罪于金吾門外洪員外重寅李
員外時沆各來致慰助以使喚己亥對理安陰宰吳遂郁陝川宰李廷弼三嘉宰李廷秀相繼就囚己酉進
原情五月辛酉上讞下議處 傳旨丁卯該府以徒三年照律禁堂以不可使離親遠謫定配所於軍威己

卯到配所吟一絕曰白雲阻咫尺 丹極夢嵯峨忠孝平生志其如兩缺何九月奉板輿于峩川里蓋居謫奉親公所不安而邑宰及監司朴公師洙訪見而許之故也邑大夫及邑中知舊助以供奉之資邑中學子亦多有負笈請業者己酉五月自

上特命放釋乃繫眷歸十一月作自訟箴庚戌六月 王大妣魚氏昇遐哭密菴有哀辭十一月答趙巡相顯命書辛亥正月壬辰繡衣李滄以戊申之事搆其無據之說誣啓於 朝證以其時首吏之已死者又有拿命二月進供辭又與居昌人對質於禁庭事皆歸虛滄黨猶欲甘心竟遠謫湖南興陽縣四月至配所縣僻在海隅而公至請業者甚衆號公爲白雲先生或天放先生五月和伯氏四韻及古詩長篇有自甘承玷荐敢恨 賜環遲之句讀啓蒙有一絕六月兩日親忌皆曉起盥櫛東向拜跪以盡儉然之誠自號二恥齋蓋以離親去 國忠孝俱缺爲二恥有齋銘九月壽母生朝次朱先生壽母詩四絕壬子元朝作自新箴編素行錄冬避痘于石門菴癸丑移白雲菴乙卯二月以 元子定號之慶量移錦山五月乞暇歸覲留數日還配所十二月又乞暇過歲還配丙辰二月子邦烈欲入京訟寃公以爲當恭俟 處分何敢奔走稱寃禁遏之三月以 元子冊封之慶又付處忠州四月讀栗谷四七往復有感書四韻又題四韻於岳武穆傳後五月讀朱子遠遊詩書一律丁巳六月又乞暇過親忌戊午二月序四書撮要圖說八月乞暇故省九月移寓龍安時我高王考大山府君知連原郵事捐銅貿米資累糧又欲源源相接請移近郵公從之己未三月丁母夫人憂四月奔喪八月還配所十月又歸葬即還庚申元日俱饌設位祭告母夫人四月閤夫人鄭氏計至五月乞暇叅退行練祥八月又歸葬鄭氏辛酉三月先妣再暮日以痘梗未克歸叅於累所設饌哭祭伯子來覲復欲入京訴寃公又止之六月書古詩以寓喪餘之懷壬戌三月己亥午後氣不平庚子漸頽辛

酉痘粒見壬寅夜口呼古詩一篇庚戌謝諸友壬子取水揚湯盥洗以是日辰時考終於謫舍享年五十二諸生齊會治喪九月子邦烈呈書于錦嶺兩營錦伯李公宗城嶺伯金公尚星皆優給擔丁及喪具以十月丙辰返櫬明年癸亥後四月壬申葬于縣南五土山瑋龜峰向丙之原至是又承全釋之命蓋三月二十一日疏決時自上特教放釋也配順興安氏文懿公后處士履順女再配東萊鄭氏贈判書龜齡后處士之鈇女有三男一女男長邦烈次光烈弘烈女適趙居正邦烈一男四女男瑞教四女金學東南時潤李星斗南憲龜光烈一男成教二女鄭秀暎南朝澈弘烈男女某某於乎公以超拔穎敏之姿生十世文獻之庭肇自上學己至此學爲己任劬書耽讀須臾不息收斂身心不教自得嘗曰今人之不窮理不踐實而徒取先輩文字以美觀聽者皆是安排之意學貴在不言而自得若有安排底心則非自得也是以其爲學也以平易爲主其行己也以庸常爲則無甚高遠特異之事而自有人不可及之妙爲文章惟取理順不務剗刻而自然簡潔嫻麗省試圻號考官見公對策相對稱賞曰譬如大河安流平地波浪因風自湧天性至孝自受小學以後日晨起省親怡愉如也必令親多食無飢重衣無寒謫居時凡遇先忌必致敬致齊或爲位祭告以盡如在之誠每有佳味珍饌必藏而待使人皆感化多有不遠千里而躬自擔致者早登名道時望方隆則每憂名實之難副務自韜晦有除多不赴所至從遊甚衆而每寒暄之外無閑雜說話只言古今懿蹟義理旨綮至於時政得失人之臧否則不一言及之雖退處邱樊澹然若無意於世而國有善政則喜形于色歲值饑饉則憂形于外聞人之善必使之擴充見人之過必使之改革律已嚴整故興陽之蕩女歸潔孝愛爲則故錦山之悖子終孝忠原豪族之病狂者亦能執禮而知畏凡有請業必隨其高下而諄諄誨誘思盡其成物之道前後三遷所至學子全集而皆誠心教導間多有興起者人或著書立言以垂來學則

曰古聖賢謨訓布在方策何必強立意見別建論述也蓋出於謙挹不自居之意而所著詩若文亦皆可傳所編素行錄出於經歷艱險之餘而先人深加歎賞欲其廣布則其傳於世又無疑也若公者可謂有體有用之學矣是以景宗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李公眞望以公對曰斯人也有孝行學術可知爲有道人也及夫英廟嗣位又應旨薦剡臺諫春坊次第擬望公卿輔弼想望風采而皆憂其貧無以爲養於是乎遂有居昌之命而不幸莅任屬耳潢醜竊發遂使聖朝便養之恩反爲我公載禍之階於乎唏矣方其奉檄南出志切君民則四字之準則十條之揭目力學樂禮之訓孝弟敦嫻之教庶可見治績之自著而國運中否強寇壓境則君親一體緩急殊塗此公所以斟酌乎情義之間處得乎權經之中者也獨惜乎營司之所以處之者始也慢慢終焉刻覈使我公不能效國耳之初心則黨禍之錮人也有如是矣高承宣裕曰方其營關寂寂暫竊負避虎口孝也知也不終日而旋入招諭得數百人丁嚼齒爲赴賊之計義也忠也營司之歸咎私罷俾不得容手於爲國除兇之赤心馴致再構再黜而等視順受坦然無楚囚湘累之悲其素行定力眞可師法韓知郡光照曰申公一身四體無非德學眞可師而不可友也不幸盛名致忌云此數君子者并公之世知公之深而其言如此則可以斷公之終始矣癸亥後八年庚午有溫泉行幸後赦慶秋又有元孫誕慶先世子兩陳請復官而未承俞音惜其歲月滋荒子孫單弱抱此睿聖邸下鑑燭之冤戴盆葦屋未見天日者且百有餘年矣今幸聖明嗣服繼述志事不煩遺孫更顛而有此昭天漏泉之恩公之道其將自此明於世耶不揆僭倭謹就公年譜及言行諸條略加彙括以塞慈孫之請且以俟後來立言君子之有所裁擇云爾

聖上元年甲子長至節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副校理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韓山李敦禹 謹

狀

「譯」二恥齋先生行狀

생각컨대 우리 英祖大王四年(西紀一七二八年)봄에 二恥齋先生 申公이 事件으로 嶺南의 赤羅郡(今軍威郡)에 流配되었다가 一年이 멀
 되어 朝廷에서 放免하였는데 그後 四年辛亥에 反對黨人이 또 謀略을 해서 湖南의 興陽縣으로 流配해서 세 번이나 옮기는 동안이 七年이나 되
 었는데 마침내 喪事로서 歸鄉하였다가 그 翌年癸亥에 完全히 釋放하는 命令을 받고 그後 七年庚午五月에 莊獻世子가 그 實情을 알고 復官
 을 請했고 九月에 또 다시 했으나 마침내 施行이 되지 못하였다. 그리고 百十四年을 지난 뒤 甲子年은 바로 우리 主上께서 登極하신 元年
 인데 七月에 王化의 大慶으로 國內에 出冤을 모두 雪耻시킬때에 特히 公의 知府하는 前職脚을 回復하게 하니 公의 曾孫 冕璧이 그해 十月
 晦日에 多士를 請해서 廟前에 告由하였다. 그리고 네게 公의 行狀을 請해 말하되 先祖께서 百年이나 抱冤하셨다가 至今에야 多幸히 雪冤
 이 되어 다시 天日을 보시게 되었으니 願컨대 行狀을 써주시요」고 하기에 나도 人品도 가볍고 筆力도 弱하니 敢히 當할 수 없다고 해도 그
 的要請이 더욱懇切하니 우리의 世誼를 生覺해서라도 끝내 辭免할 수 없으므로 이에 쓰게 된 것이다.

삼가 말하노니 公의 諱는 正模고 字는 景楷며 號는 二恥齋고 姓은 申氏니 原系는 鵝洲에서 나온 것이다. 上祖의 諱에 祐는 高麗때 벼슬
 해서 官爵이 按廉使로서 父는 版圖判書로 諱允濡니 卒함에 廬墓에서 泣血한데 雙竹이 난 奇蹟이 있어 그의 孝誠이 朝廷에 上聞되어 『三綱行
 實』에 登載되어 旌閭閣을 세우고 涑水院에 尊享되었다. 그 後에 諱元祿은 號가 梅堂인데 또 孝道로써 『三綱續錄』에 登載되어 戶曹參議로
 贈職받고 藏待院에 尊享 되었으며 그의 子 乞도 孝行으로써 左承旨로 贈職받았고 또 그의 子 適道는 進士로서 丁卯 丙子亂에 扈從한 功이 있
 이서 郵丞이 되었었는데 그가 公의 高祖니 號는 虎溪고 曾祖의 諱는 塚니 進士로서 文行도 있어 여러번 薦擧도 받았는데 號는 忍齋로서 또
 한 丹邱院에 尊享되었으며 祖의 諱는 文錫이고 考의 諱는 德溢이며 妣는 宣城李氏持平인 珙의 曾孫이고 處土인 星菴의 女로서 肅宗十七
 年辛未(西紀一六九一年)正月四日에 公을 安東郡 豊山 新池洞의 親庭에서 生하니 그때는 先公이 下世한지 겨우 七個月이었다.

公은 生來에 天性이 至孝해서 四歲에 다른 아이들이 아버지를 부르는 소리를 듣고 母夫人에게 부르되 答들은 다 아버지를 부르는데 나도
 누구를 아버지라고 부를가」고 하고는 울면서 또 말하기를 願컨대 暫間이나 暮를 여려서 아버지의 顔面이라도 밟고 싶어요」고 하였으니
 그의 孺慕하는 孝心은 이미 어릴때 부터 이러한 것이었다. 才質이 穎悟하여 五歲에 사람들의 글 읽는 소리를 들으면 바로 외우기에 慈夫人
 이 六甲과 數字를 가르치니 곧 알았는 것이다. 六歲때 仲父公이 古詩 한冊을 주니 數日도 안되어 能히 다 외우고 또 다른 冊을 배우려 하니
 仲父公은 너무 早學을 해서 損傷될까 念慮해서 말이나 울면서 듣지 아니했다. 七歲때 여려 老少를 따라서 山에 올라 求景을 하는데 一行들
 은 모두 꽃을 따서 먹어도 公은 獨히 먹지 아니 하니 父老들이 그 理由를 물은즉 「아직 맛을 보지 못했으니 먹을 수 없습니다」고 하였다. 글
 때 부터 每日 早起해서 반드시 洗手를 하였는데 양치질을 하지 않는 者가 있으면 반드시 勸하여 하게 하였다. 八歲에 仲父公에게 『十九史略』
 을 배우는데 卷마다 一冊씩을 마치고 『孝經』 『小學』 『夙興夜寐箴』 등을 물어서 다 記誦하였다. 九歲때에 『通鑑』을 배울때 처음에 潘陽節總
 論을 배우는데 하루도 안되어 외워서 한字도 틀리지 아니하여 무릇 歷代의 治亂과 人物의 賢愚에 모두 通曉하였다. 그때 마침 外從祖 孫
 汝와 公이 와서 보고 말하기를 子息이 이러하니 其父는 죽은 것이 아니다」고 하였다.

겨울에 母夫人을 따라서 外宅에 가서 奇異하게도 警句를 지으니 李孤山先生이 感嘆을 해서 마지아니 하여 옛적에 魏舒衛玠에게 比하였

든 것이다. 每樣外出해서 魚果같은 食物을 對하면 반드시 갔다가 먼저 祖母께 드리고 母親에 까지 及하였다. 每年元朝가 되면 바로 先公의 墓에 가 參拜하였는데 風雪을 만나도 變하지 않았다. 辛巳年에 四書를 배우는데 一冊의 文義를 이미 解得해서 通曉하고 册床에 앉으면 끊어앉아 誦讀하는데 寢食하기도 잊었던 것이다. 壬午年에 父顔을 뵈지 못했음을 至病으로 여겨서 母夫人에게 告하고 늦게나마 服을 입으려고 하니 여러 父兄들이 禮制에 依據해서 말려도 듣지 아니하고 오히려 三個月을 素食한 다음 三個月을 心喪하였다. 端午節에 外宅에 가니 外家에 諸族 內外老少가 모여서 그네뛰는 놀음을 하는데 伯氏가 暫時가서 같이 求景하자고 要求하니 公이 말며 말하되「비록 外家라도 內外가 混集한대는 가사안됩니다」고 하였다. 流頭날에 沐浴을 하는데도 반드시 無人處에 가서 暫間하니 그의 操執과 實行이 이러했던 것이다. 乙酉年에 義興서 鄉試가 있는데 二日 동안에 지은 글이 滔滔히 一筆로서 成篇이 되니 보는 者는 모두가 稱嘆하였던 것이다.

天性이 遊戯는 즐기지 않고 每日 새벽에 일어나서 祠堂에 參拜하고는 母親과 祖母에 問安하여 마음을 즐겁게 해드리는데 힘을 썼던 것이다. 여러 父兄과 尊丈을 對하면 視線을 恒常 俯안로만 보아 溫恭하고 遜悌하였다. 丁亥年 봄에 雲嵐寺에 모여서 고사리를 팔면서 詩를 짓는데 다른이는 모두 即景한 뜻으로만 하는데 公의 所作만은 物景에 因해서 理數를 보는 뜻이 있으니 여러 父老들이 다 稱道하였다. 九月에 書叙를 지어서 그의 뜻을 보니 그의 大畧에는 우리 나라의 諸賢들의 踐履하는 學術이 크게 發展되었으나 不幸하게도 百年之間에는 實踐이 雜駁하기가 特甚하여 詞章만 專攻하는 者는 남의 文學만 따 쓸뿐이니 記誦만 하는 것은 口耳의 學일뿐이라 나같은 者는 上世의 儒者에 면디 不及한 것이나 마음만은 聖人을 스승으로 하고 賢人을 벗으로 하려 하지마는 時代的으로 늦게나고 地域的으로 한 구석에 있어서 親히 先聖先師를 뵈지 못한 것이 恨이지마는 그의 道는 書籍에 있으니 사람이 能히 遍覽수 있는 道가 이에 있는 것이다」고 하였다. 그러니 志學한 根基는 이미 이때에 비롯 했든 것이다. 또한 敬說을 짓고 戊子元朝에는 窒慾, 存心의 二箴을 지었다. 여름에 鄉校서 工夫하는 데는 그著述만이 반드시 남의 위에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言語動作은 비록 老師宿儒라도 敬服하지 않은 자가 없었으니 宋堯佐公이 稱讚해 말하기를 小學한 模樣이다」고 하였다.

己丑年에 季父處士公이 下世하니 祖母가 公을 그의 後嗣로 하였으나 그때도 아직 成人이 되지 않아서 長成을 기다려서 母親도 그 뜻에 따랐던 것이다. 庚寅年에 祖母孫夫人이 下世하니 治喪하는 凡節을 모두 『家禮』대로 하였다. 辛卯年에 『近思錄』을 배워서 날로 研究를 하였다. 壬辰年에 『朱子書』를 抄錄하였으니 그것을 閱覽하기 爲해서다. 癸巳年에 婦人安氏를 娶하였는데 洪相民上舍가 한번보고서 그 聘公에게 편지로서 致賀하기를「申은 참으로 比할때없는 士子인데 어떻게 해서 그런 婿君을 보았는가」고 하였다. 甲午年五月에 安氏는 見廟도 하지 못하고 卒하고 겨울에는 息山李萬敷公을 가서 보았다. 乙未年 봄에는 「定志說」을 지었으니 대개 그해 二月에 慶山縣에서 科擧보일 豫定이었는데 그 邑에 天然痘의 警報가 있으니 없느니 해서 天然痘를 치지않은 者도 많이가니 公은 굳게 앉아서 이說을 지은 것이다. 여름에 息山에게 편지를 받고 學問하는 節度를 論하고 또한 求教하는 뜻이 있었으나 敢當할 수 없다고 辭讓하였다. 丙申年正月에 다시 東萊鄭氏를 娶하고 봄에는 所懷한 長篇詩를 지었으니「生覺하면 얻는거나 不思하면 잃는거나 堯舜됨과 桀跖됨이 이점에서 分別된다」는 句가 있었다. 十一月에 丙別科가 있었으나 公은 應試하기를 즐기지 않았으나 親命이 있고 또한 族叔進士德福公과 進士 濂公이 같이 가기를 要請하니 公이 不得已 따라서 鳥嶺에 가다가 길가에 皮帶가 있었으나 襖本 뜻이 갖는데 一里도 못가서 急히 오는 者가 물으니 그는 돈을 잃었던 것이다. 公이 그곳을 가르켜주니 그 사람이 感謝해서 술잔을 드리고 또한 行資도 주려하나 다 받지 않았다. 丁酉年 봄에는 「遺懷詩」한 篇을 지었으니 그 末篇에는「將來에는 林泉에서 내대르 덕을 거니 기리기리 淸高해서 物外神仙 되리다」고 하고 또 『退溪集』의 古詩에 次韻해

서 「이로부터 慈親께서 嘗食함이 있사오니 燕坐할 수 있다며는 遺經이나 배우리라」고 하며 또한 「다만 해나 豐年져서 衣食이나 足하다면 어찌해서 君門에가 冠纓으로 꾸밀손가」고 하였으니 그의 淡然하게 名利에는 뜻이 없었음을 可히 알것이다. 戊戌年八月에 鄕校釋奠에 參禮하니 그때 提學李眞望이 郡守가 되어 여러 學生中에 才行이 兼備한 사람을 물으니 獻官以下가 모두 公을 推舉하였는 것이다. 公의 居家에 行誼하고 學問의 工程에 對해서 李公은 切切하게 歎賞하였다. 己亥年봄에 公이 增廣鄕試에 가서 東堂試에 發解하는데 對策文으로써 壯元을 하였는데 李郡守가 그의 採点場에 가보고서 讚歎해 말하되 「試驗場에 口氣는 아니라」고 하였다. 가을에도 省試에 가서 大科에 擢拔되고 또 壯元을 했는에도 登科하던날 謙退로 自持하여 出入하는데 거를을 만드시 남이 뒤에 서니 여러 同年이 말하되 「壯元님은 뒤에서는 殿試하는 表題에는 擧皆가 借手했다」고 하니 公은 「이것도 또한 口氣를 속이는 것이라」고 하고 드디어 自製하니 李郡守는 또 歎服하였는 것이다.

庚子年六月에 肅宗이 昇遐하고 九月에 承政院으로 分屬해서 上京하여 免新禮를 行하게 되었다. 그때에 清臺權相一公을 歷訪하고 서울에 到着하니 여러 벗이 書面으로써 除夜를 告하는데 諸公이 모두 同心으로 즐거워 하였다. 菊圃姜樸公이 말하되 「景楸는 實地로만 行하는 사람이다」라고 하고 因해서 詩一絶을 지어주니 「玉人이 閑步해서, 나의 집에, 來到하니, 醇酒로 醉하여서 萬事모두, 虛하다. 閑夜의 欄干에 는 星座들이 動해가니, 今後로는, 서로가히, 十年書들, 보리이다」고 하였다. 副正字로 選補되니 豊原趙顯命이 同庚同月生으로 또한 承文院에서 같이 있는데 資益함이 많았다. 또 史直堂에 借은 뒤에 朱子書와 名臣錄을 李重煥員外에게 빌려서 날로 同僚와 더불어서 講磨를 하였다. 十一月에 休暇를 받아 歸觀하는 길에 徵士申弼貞을 歷訪하였고, 祿米로써 家廟에 薦祀하였다. 辛丑年正月에 承政院에서 任官을 하고 督促을 해도 赴任하지 않으니 伯氏가 家貧親老한대 赴任하기를 勸해 말하되 「退溪先生이 參下할때도 또한 本院에 留連하셨다」고 하니 公은 「至今에는 옛날과는 다르고 또한 어버이를 爲해 科擧를 하여 爵位를 가지는대 이르러서 이미 나의 道는 다하였으나 世上에서 나를 쓰지 않는것도 또한 天命이니 어찌 억지로 仕官場에서 逐逐하리오」고 하였다. 『心經』 『近思錄』 『性理大全』 『朱書節要』 『大學衍義』 등 書籍을 研究하고 體驗하며 또한 每日 曆書에 나가 晴陰 寒暑를 記錄하고 또한 某日에는 어떤 義理를 보고 某日에는 어떤 眞理를 깨우쳤다고 해서 体行한 事實을 徵驗하였다.

三月에 備窩柳升鉉公의 書에 答하였으니 그때 柳公은 서울에서 벼슬하였는데 公이 便紙로서 「世路의 艱難함이 羊腸보다 더 屈曲이 많으니 오직 謹慎의 二字에만 着力하면 操身해서 奉公함에 만드시 餘裕가 있을 것이라」고 하였는 것이다. 壬寅年에 또 承政院에서 督促을 해도 또 赴任하지 않았다. 봄에 密庵李先生이 水溪까지 와서 便紙로서 만나자고 하기에 公은 바로 가서 問候하였다. 密庵께서 便紙를 했는때 그의 大畧에는 「前書에 말한 持敬은 그 마음을 保存해서 그 知를 이루는 것이니 이것이 千聖의 相傳해온 正法이나 나같은 者는 愚蒙해서 이미 十五六歲때 부터서 이미 그것을 알고서 今年에 三十이 지나도 存心함이 定하지 못하고 得理함이 精하지 못하여 每襟門下를 바라보니 飢渴한 者에 飲食과 같을 뿐만하닌데도 아직 나아가 밧고 사립되는 方策을 討論하지 못했나이다」고 하였다. 十月에는 內延을 遊覽하고 癸卯年四月에는 仙遊洞을 遊覽하였다. 十一月에 또 承文院의 督促을 받고서 城內에 들어 갔다가 天然痘가 盛하다는 말을 듣고는 바로 歸鄕하였다. 甲辰年正月에는 道南講會에 갔는데 그때 清臺權公이 講長이 되어 便紙로서 만나기를 約束하였는 것이다. 李思山과 더불어서 『近思錄』을 論講하고 서로 지은 詩도 여러 篇있었는 것이다. 六月에 持平推薦때 끝으로 드렸고 또 正言推薦에는 첫째로 드렸다. 七月에 伯兄과 같이 周王山에 遊覽가서 『遊山錄』을 썼다. 八月에 景宗이 昇遐하니 縣으로 물러가 參哭하였고 그 後에는 祭날이 되면 반드시 素食을 하였

든 것이다.

十月에 또 密庵계 書信을 보내었고 十一月에 司璣署의 主簿로 任命되었으나 赴任하지 않았다. 乙巳年 二月에 密庵계 答書하는데 戒懼와 動靜의 說을 論하였고 玉川趙德隣公에 便紙하였으니 그 大畧에는 「들은니 執事께서는 十條疏를 올렸나 하니 生覺컨대 받드거 치고 차고 하는 變이 있을거라고 했는데 얼마 안되어 絶島로 갔다는 말을 듣고 나는 그 行次는 慰問할 것이 안돼 도리어 慶賀할 것이다」고 한 것이다. 丙午年 正月에 說書로 薦擧되었었다. 三月에 密庵과 約束하고 伯氏公族叔濂公과 같이 安東의 龜潭書堂을 遊覽하러 가서 그 近地에 土友들과 水石의 사이로 다니면서 詩를 지으며 놀고 돌아왔다. 七月에 또 密庵계 答書하는데 또 戒懼와 動靜의 說을 論辨하였고 丁未年 二月에는 다시 龜潭書院에서 遊會를 하였다. 八月에는 兵曹佐郎이 되어 上京하였다가 陵에 미치지 못하고 遞任이 되어 바로 歸郷하였는데 또 江原都事와 兵曹正郎에 任命되었으나 다 赴任하지 아니하였다. 十二月에 居昌府使가 되어서는 公이 便養하다고 하여 肅行해서 戊申正月에 謝恩하였다. 碧波亭에 遊覽할때 肅宗의 御題詩에 次韻하고 그달에 任所로 到着하였다. 二月에 板輿를 받드려 政治를 하는데 程子の 「視民如傷」의 四字를 準則으로 하고 또 風俗을 바로고 學校를 세우며 名分을 높이고 財用을 아끼는 등 事를 으뜸으로 한 十條를 官門에 써 부치고 邑中의 諸生들에게 諭告해서 禮義를 相先의 道로 하였다.

三月 己巳日에 淸州에 賊이 났다는 情報를 듣고 그 翌日에 賊警이 漸漸顯然해도 監兵鎭의 三營에서 公文으로 戒嚴하는 事이 없으니 公이 그것을 걱정해서 營에다가 告變하려 하니 吏屬들이 다 不可하다 해서 道聽으로써 急報함은 그만 두고 오직 上司의 通牒오기만 기다렸으나 寂然하게 消息이 없는 것이다. 그런데 어떤 사람이 두 番이나 賊의 쪽지를 傳해왔는데 한번은 檄文이고 한번은 片紙였으니 그것은 陰城에 賊의 魁首 熊輔希亮등이 보낸 것으로 그 文意가 凶慘하고 悖逆하므로 公은 바로 肝胆이 떨리고 頭髮이 서는 것을 禁치 못하였다. 그래서 바로 그가 메리고 온 者를 잡으려 하니 벌써 달아나 버렸다. 바로 그 쪽지를 가지고 三營에 報告하고 急히 吏胥와 軍校를 불러서 軍丁을 徵發하니 모두들 말하되 「上司의 所關인데 마음대로 獨히 發兵해서는 안된다」는 것이다. 首吏에 愼克經이 말하되 「賊兵이 境內로 壓到하는 事勢가 急迫한데 어찌 上司의 命令만 기다릴가」고 하기에 公이 이에 火急하게 軍事를 徵發해서 吏校들에게 布告를 한즉 모두들 달아나 숨어서 瞬息間에 府內가 一空이 되었다.

그런데 賊兵은 安陰으로부터 席捲해서 長驅해오는데 그때 母夫人이 官舍에서 病으로 계시니 公은 忠孝는 본대 二致가 아니고 緩急도 또한 順序가 있음을 生覺해서 먼저 病親을 淨地에 옮기고 바로 散亡한 軍丁들을 收拾해서 後圖를 하려해서 母親을 등에 업고 사이길로 나가는데 隨行者는 오직 奴輩들 뿐이었다. 그래서 伽倻山中에 갔다 오시고 急히 府의 近處 樸岩村에 이르니 村民의 老少가 나와 맞으면서 길을 닦고 말하되 「賊情이 急迫하니 願컨대 明府께서는 조금 行次를 늦추소서 空然하게 犧牲되는 것은 無益합니다. 邑民들은 明府께서 下車하사 살려주시는 德澤을 힘입어 肌髓에 浹足하도록 이에 가서서 徵發하시면 거의 能히 散卒을 收拾해서 聲勢를 振作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고 하고 各其다 酒饌을 갖다 드려도 公은 모두 받지 않으니 百姓들은 다 더욱 服從해서 誠心으로 防備를 하였는데 賊의 叱咤를 가지고 三營으로 報告한 者는 回報가 없는 것이다. 그래서 또 書狀을 써서 家僮을 보내 報告하고 또 急히 편지를 써서 知禮縣監 星州牧使에게 보내고 같이 討賊할 것을 開諭하였으니 그때는 知禮縣監에 李世鈞은 軍丁을 거느려 가고 星州牧使 李普燾은 加祚倉에서 陣을 치고 없었기 때문이다. 그래서 本邑의 人民등 數百人에게 檄文을 發送하니 모두들 感應해모여서 軍容이 조금 整頓이 되어 方今賊陣으로 가려든 차에 方伯의 罷免狀이 나온 것이다.

대개 그때 方伯은 黨論에 치우친 者이기 때문에 이것으로 因해서 謀陷하려는 것이었다. 그래서 賊의 罪라에는 오직 「到付」二字만 緩緩하게 題送하고 發軍은 不許하기에 固守하다가 數日이 안되어 罷官해서 印符를 貰아갔으니, 公은 官務를 떠나서 母親만 安全하게 한 것이 過失이 된 것이다. 四月癸未日에 서울로 向發해서 十五日만에 金吾門外에가 待罪를 하니, 洪重寅員外郎과 李時沅員外郎이 各各와서 慰勞하고 使喚으로써 도와주었다. 그 다음날 審理해서 安陰郡守吳遂郁, 陝川郡守李廷弼, 三嘉郡守李廷秀 등이 이어서 投獄되고 그十日뒤에 事情을 말씀드리니 五月辛酉日에 罪를 論議하라고 命令이 내렸다. 그後 七日만에 該當官府에서 三年을 流配하는 法에 依해서 禁堂을 시키나 母親을 떠나서 멀리 보내서도 안된다고 해서 軍威로 定配하게 되어 十二日만에 謫所에 到着하였다. 그래서 一絶의 詩를 지어 「白雲에 咫尺이 막혔으니 丹心의 그 꿈도 險하다. 忠孝는 平生에 내 뜻이나 兩岐로 갈임에 어찌할가」고 하였다. 九月에는 義川里에다 母親을 모셨으니 대개 謫所에서 奉親하는 곳으로서 不安하나 郡守나 監司朴師誅公이 와보고서 許諾했기 때문이다. 邑에 大夫나 邑中에 知舊들이 奉親할 物資를 도와주고 邑中에 學徒들이 많이 와서 工夫하는 者가 있었다.

己酉年五月에 王의 特命으로 釋放이 되니 家眷을 데리고 歸郷하여 十一月에는 「自訟箴」을 지었던 것이다. 庚戌六月에 王大妣魚氏가 昇遐하였고 密庵이 作故하여 哀辭를 써서 보내고 趙顯命巡相에 答書를 하였다. 辛亥年正月 壬辰日에는 御史李瀾이 戊申年事件으로 無根의 說을 造作해서 朝廷에 誣啓하는데 그때 首吏는 이미 죽은 者로서 證人으로 하고 또한 拿捕하라고 命令이 있었으니 二月에 供辭를 드리고 또 居昌人들과 禁庭에서 對質하니 事件이다 處妄하게 되었으나 瀾의 徒黨이 오히려 마음대로 해서 마침내 멀리 湖南의 興陽縣으로 流配시켰다. 그래서 四月에 謫所에 가니 海隅의 僻地에 있는 것이다. 公이 보니 受學하려는 者가甚히 많아서 公을 白雲先生이라고 하고 或은 天放先生이라고도 하였다. 五月에 伯氏의 四韻과 詩長篇에 和答하였는데 「得缺함이 자주음은 自甘하오나 得環함이 더딜가마 敢恨함임」이다 는 句가 있고 「啓蒙」을 읽다가도 詩一絶을 지었다. 六月兩日親忌에는 다 새벽에 일어나서 洗手를 하고 東向해서 痛哭하여 追慕하는 情誠을 다 하였다.

自號를 「恥齋」라고 하였으니 대개 母親에도 떠나고 國家에도 버려져 忠孝가 共缺했기 때문이니 그래서 「二恥齋銘」을 지었다. 九月 母親의 生辰에는 朱先生「壽母詩」四絶에 次韻을 하였고 壬子年元旦에는 「自新箴」을 지었으며 「素行錄」을 編纂하였다. 겨울에는 石門庵으로 天然痘를 避해 갔고 癸丑年에는 白雲庵으로 옮겼다. 乙卯年二月에는 元子의 定號하는 慶事로써 錦山으로 옮기게 되어 五月에는 餘暇를 얻어 母親을 歸覲하고 數日을 있다가 謫所로 다시 갔다. 十二月에 또 餘暇를 얻어 歸郷해서 過歲하고 다시 配所로 갔다. 丙辰年에는 아들 邦烈이 上京해서 訴冤을 하려하니 公은 恭遜히 處分만 기다린 뿐이지 어찌 敢히 奔走하여 訴冤해서 될가 고해서 말이였다. 三月에 元子를 冊封하는 慶事로서 또 忠州로 옮기게 되었다. 四月에는 栗谷의 四端七情에 對한 往復書를 읽고 有感해서 四韻을 짓으며 또 「岳武穆傳」의 뒤 에다가 四韻을 題하였고 五月에는 朱子의 「遠遊詩」를 읽고 一律을 지었다. 丁巳年六月에는 또 乞暇해서 歸郷하여 親忌를 지나고 갔다. 戊午年二月에는 「四書撮要圖說」에 序文을 쓰고 九月에는 龍安으로 집이 移寓하였으니 그때 우리 高王考 大山府君께서는 連原의 郵事가 되시어 銅을 주고서 쌀을 사서 糧食을 準備하고 또 種種히 相接하고 싶어서 郵의 近地로 移舍하기를 請하니 公이 그에 答하는 것이다. 己未年三月에 母夫人의 喪을 當하였는데 四月에 奔喪을 해서 八月에 配所로 갔다가 十月에 또 歸郷해서 葬事를 지내고서 갔다. 庚申年 元日에는 母夫人의 靈位를 만드려 祭奠을 하였다. 四月에 또 閻夫人鄭氏의 訃音이 오니 五月에 乞暇해서 奔哭했다가 八月에 또 歸郷해서 葬事를 지냈다. 辛酉年三月은 先妣의 再葬日이나 天然痘 때문에 歸祭하지 못하고 配所에서 設饌하고 哭祭하니 長子가 와서 밭고 또 上京해

서 訴寃하러 하니 공은 또 말렸다. 六月에는 古詩를 지어 喪餘의 感懷를 叙述하였다. 壬戌年三月己亥日午後에는 氣가 不平하다가 그 翌日에는 漸漸疲困하다니 또 그 翌日에는 痘粒이 보였는데 그 다음날은 古詩一篇을 口呼하고 그 後로는 諸友를 못오게 하였다. 壬子日에 물을 떠다가 洗手를 하고는 그날 辰時에 謫所에서 逝去하시니 享年이 五十二歲였다. 여러 學生들이 모두 모여서 治喪하고 九月에 아들 邦烈이 錦山과 嶺南의 二營에 通報를 하니 錦山郡守 李宗城公과 嶺南道伯 金尙星公이 多厚하게 賻助를 하고 擔丁을 해서 十月丙辰日에 返柩를 하여 그 翌年四月壬申日에 縣南五土山 瑋龜峰 丙向의 原에다가 葬事하였다. 그 때에야 釋放한다는 命令이 내렸으니 대개 三月二十一日 疏決할 때 王의 特命으로 釋放한 것이다.

前配는 順興安氏 文懿公의 后로서 處士인 履順의 女고 再配에는 東萊鄭氏 贈判書龜齡의 后고 處士인 之鈺의 女로서 三男一女가 있으니 長男은 邦烈이고 次男은 光烈이며 三男은 弘烈이고 女는 趙居正에게 出嫁하였다. 邦烈의 男은 瑞教고 四女는 金學秉 南時潤 李星斗 南憲龜등으로 各各 出嫁하였으며 光烈의 一男은 成教고 二女는 鄭秀暎과 南朝喆으로 各各 出嫁하였고 弘烈의 所生은 某某다. 嗚呼라! 公은 超特하게 穎悟한 姿質로서 十世文獻의 家庭에 태어나 入學때부터 비롯해서 이에 이르기까지 學問을 自己의 責任으로 하여 부지런히 讀書를 耽해서 暫時도 쉬지않고 心身을 收斂하였고 가르치지 않아도 스스로 알았는 것이다. 그래서 일찌기 말하되「只今사람들은 研究도 안하고 實踐도 안하고 오직 先輩의 文字만을 取하다가 남의 觀聽에만 아름답게 하는 것은 이것이 다 言詞만 安排하는 것이나 學問이란 것은 不言해도 自得함에 重要性이 있는 것인데 萬若에 安排하는 마음만 있어도 自得한 것은 아니다. 그러므로 그의 工夫함은 平易함만 爲主로 하고 그 實行함은 凡常함만 標準으로하여 甚히 高遠하고 特異한 일이 없는데 사람들이 따라올 수 없는 妙法이 있으니 文章을 짓는 때는 오직 順理만 取할 뿐이고 彫刻만 힘쓰지 않으면 自然히 簡潔하고 嫺麗하게 되는 것이다」고 하였다.

科舉試驗에서 審判官이 公의 「對策」을 보고서 相對해서 稱賞하되「譬하면 大河가 고요히 흐르다가 平地에 波浪이 風勢로 因해서 自湧함과 같다」고 하였다. 天性이 至孝하여 小學을 배운 뒤로는 每日 새벽에 일어나서 어른들을 가뵙는데 늘거운 氣色으로 하였다. 반드시 어버이로 하여금 많이 자시고 배고프지 않게 하고 두절게 입고 출지않게 하였다. 謫所에 계실 때는 여러 先忌를 當하면 반드시 致敬해서 齋戒하고 或은 靈位를 만들어서 祭奠하기도 하여 계신듯이 精誠을 다하였다. 每樣佳味와 珍饈을 만나면 반드시 감추어 두고 뒤에 드렸으니 사람들이 이 다 感化가 되었다. 不遠千里하고 몸소 가지고 본 것도 많이 있었는 것이다. 일찌기 世道에 올라서 名望이 높아질 때면 每樣 그 名實이 相副하지 못할가 걱정하여 自身을 감추기에 힘을 썼는 것이니 그것이 여러번 任官되여도 赴任하지 않았는 所然인 것이다. 親友들은 甚히 많으나 每樣寒暄하는 外에 困難한 말은 하지아니하며 오직 古今에 기록한 事蹟과 義理가 所在한 것만 얘기하고 當時에 政治의 得失이나 他人의 善惡에 對해서는 한말도 하지아니하였다. 비록 僻地에 隱退해서 淡然하게 世上에는 뜻이 없는 듯하나 國家에 善政이 있으면 그를 거울이 얼골에 나타나고 年事가 凶荒해 지면 걱정함이 晝夜에 보이며 남의 善行을 보면 반드시 하여금 擴充을 시키고 남의 過失을 보면 반드시 하여금 改過하게 하였다.

自身을 規制하는 데는 嚴正하기 때문에 輿陽에 蕩女들이 깨끗해졌고 孝道와 友愛로서 原則으로 했기 때문에 錦山에 悖子들도 孝道하게 되었으며 忠州에 豪族의 狂者도 또한 能히 禮를 알고 두려워 하였다. 무릇 受業하러 오는 者는 반드시 그 才質의 高下에 따라서 醇醇하게 敎誨하여 그 人間이 되게하는 道理를 다하였다. 前後에 세 번이나 옮기는 데 간 곳마다 學徒들이 모여 드려도 誠心껏 敎導하여 그 間에는 感化된 者도 만났는 것이다. 사람들이 或은 著書立言하여 來學에 그치며 말하되「옛 聖賢의 敎訓이 書籍에 고루 있는데 何必여지로 意見을 세워

別로 論述하리요」고 하였으니 대개 謙遜해서 自處하지 않는 뜻에서 나온 것이다. 그 所著한 詩文이다 可傳할만한 것이고 所編한「素行錄」은 艱難했던 經歷에서 나온 것이라, 先人들이 값이 歎賞해서 그것을 廣布하려 한즉, 그것이 世上에 傳해질것은 無疑한 것이니 公과 같이는 可히 體用이 兼全한 學問이라고 할 수가 있는 것이다. 그러므로 景宗初년에 賢良한 文學之士를 擢拔할때 李眞望公이 公을 推薦하면서 「이 사람은 孝行과 學術이 있으니 有道한 人物이 될 것을 可히 알것입니다」고 하였다.

그 後에 英祖가 嗣位해서 또 王命으로 臺諫과 春坊을 薦擧하는데 次第로 擬望되었다. 그래서 公 鄉輔弼이 風采를 想望하고서 그 家難해서 奉養할 수 없음을 근심해서 그때 居昌府使로서 任官하는 王命이 있었으나 不幸하게 注意해 모든 徒黨이 謀陷해서 드디어 王의 救助하려든 聖恩이 도리어 公이 禍害를 받는 階梯가 되었으니 슬프도다! 그의 指標를 가지고 南쪽으로 나올때는 保民하는 뜻이 切實하였은즉 四字의 準則과 十條의 揭目과 力學率禮의 訓과 孝弟敦嫻의 教는 거의 治績이 大著함을 볼 수 있었는데 國運이 否塞하여 寇賊이 侵境하였은즉 君親는 一体나 緩急은 殊道하니 이것이 公의 情義의 間을 斟酌하여 權經의 中에 處得한 것인데 可惜하게도 營司에서 處事한바가 처음에는 慢緩하다가 마침내는 罷職하였으니 公은 能히 그 效國하려는 切心대로 할 수가 없었은즉 黨禍가 人材를 그르침이 이러한 것이다 承宣高裕는 말하되 「그의 營闈에서 消息이 없음에 暫時母親을 입고 虎口를 避한 것은 孝已知고 또 經日도 안되어서 바로 돌아와 超諭를해서 數百의 軍丁을 모아가지고 이를 갈면서 賊陣으로 가려든 計策은 義고 忠이었으나 營司에서 問策을해서 私意로 罷職을 시키여 爲國해서 兇徒를 除去하려는 丹心으로 하여금 손을 대지 못하고 두번 謀陷을 해서 두번 罷職을 시키는 그것을 甘受하고 坦然하게 귀향살이에 슬픔도 없었으니 그의 孝行한 定力은 참으로 可히 模範할만한 것이다」고 하였다.

그런데 또 韓光熙知郡은 「申公의 一身四肢는 無非德學이니 참으로 模範을 해서 可及할 수가 없는 것이나 不幸하게 盛名이 猜忌를 받았던 것이다」고 하였으니 이 두 君子는 公과 같은 世上에서 公을 같이 알았기 때문에 그 말이 이러하였은 즉 可히 公의 一生에 終始를 可히 判斷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癸亥의 八年위의 庚午년에 王이 溫泉으로 行幸한 後에 慶赦를 하고 가을에 또 元孫의 誕慶이 있을 때 先世子가 두 번이나 復官을 請하였으나 아직 王旨를 받지 못했으니 可惜하게도 歲月은 滋荒하고 子孫은 單弱한대 이 廢聖邸下의 鑑燭하신 冤恨을 가지고서 어두운 집속에 드러 天日을 보지 못한지가 또한 百有餘年이 되었다. 只今은 다 幸히 聖明이 嗣位하시와 志事를 繼述하시니 그들 後孫의 呼懇를 煩聽하지도 않았는데 이런 昭天하고 漏泉하는 恩澤이 있어오니 公의 道는 이로부터서 世上에 밝아질 것인가. 나는 僭妄함을 生覺하지도 아니하고 삼가 公의 年譜와 言行錄등 여러가지에 依據해서 대강 規正해서 後孫들의 要請에 副하고 또한 後來의 立言하는 君子의 裁擇하는 바를 기다리는 바이다.

高宗元年甲子(西紀一八六四年)

※ 李敦禹 韓山人 哲宗元年文科 通訓大夫 歷弘文館副校理 兼 經筵侍讀官 春秋館記注官 譯者 柳正基 教授

一、二恥齋鶴洲申先生上系

一世

申益休

官金紫光祿大夫
門下侍郎以軍功
封鶴洲君子孫仍
以為貫墓開城府
三岐里○配慶州
金氏合祔

二世

子英美

官權知戶長檢校
太子太師○配密
城郡夫人朴氏父
典法判書育權祖
保勝將軍奇風曾
祖典客令同正元
光外祖竹山朴育
章墓失傳

三世

子晉升

官令同正都染署
令墓高州清慎洞
午坐配金海金氏
父平章事珣祖金
寧君時興曾祖主
簿同正鳳棋墓合
祔失傳
女婿汚城府院君
具墓

四世

子得昌

官散員同正○配
吳氏父散員同正
淑圭○配普州鄭
氏父判事安校祖
文科洪旦曾祖太
子詹事仲紹墓失
傳
得安
官令同正

五世

子允濡

本諱元濡避忠宣
王諱改○奉翊大
夫版圖判書兼軍
器寺別檢校事麗
朝以清名直節比
之唐介謚貞肅墓
高州丹密面蛇浦
廬墓洞失傳設壇
歲一祭○配星州
李氏父持平堰

六世

子祐

號退齋司馬文科
奉常大夫司憲府
掌令全羅道按廉
使神護衛保勝攝
護軍廉潔之身事
父母至孝貞肅公
卒廬墓三年朝夕
號哭雙竹生于血
淚處事開旌閭名
其里曰孝子里刻
石以表事載續三
綱行實見麗季政
亂遂冶隱吉再并
嚮南下先生入高
州望京山治隱入
善山金鳥山墓高
州丹密面蛇浦卯
坐愚伏鄭經世撰
墓表樊庵恭濟恭
撰遺墟碑文享高
州澗水書院開城
杜門洞院
配淑夫人若木柳氏
父崑山府院君益
貞祖判事伯根忌
九月十日合祔○
崑山縣若木舊號

七世

子光富

文科出入臺省以
剛直忤權奸貶中
顯大夫內府令軍
器寺主簿文肅公
卞春亭季良為文
祭之
配咸昌金氏父判官
安道曾祖咸寧君
饒○墓失傳

子光貴

鳳州寺

八世

子士贊

縣令千牛衛中郎將

子士廉

進士通訓大夫彥陽縣監兼勸農兵馬團練判官墓義城郡義城而仙巖洞後山乙坐有碣床石
配淑人安東權氏父判典開寺事自忠外祖版圖判書牙山蔣均墓附下

九世

子錫命

景泰庚午生員自尚州移居義城郡元興洞墓郡北丹村面墨坊洞後山乾坐有碣床石
配宜人延安宋氏父縣監源墓合附○公有月中桂詩時以四韻廷試公製此應對詩曰誰把玲瓏樹移來種兔宮影分千里外香透一輪中採葉知無價攀枝似有功何時先得傾蓋拂青空

十世

子俊禎

承仕郎行義城訓導墓仙巖祖考登內岡乾坐
配端人義城丁氏父文御史有倫祖通德郎均曾祖縣監蘭鳳平章事千幹后墓墨坊生員公登下有碣床石

十一世

子壽

字子期燕山朝除慶基殿參奉不就中宗朝除獻陵參奉亦不赴杜門求志遺命勿書官啣成宗辛丑生中宗癸巳卒享年五十三墓義城面上八智村後圓峰下巽坐有碣床石慎齋周世鵬撰墓誌
配義興朴氏父主簿自儉祖郡守惟昌癸卯生乙亥卒享年九十三合附

十二世

子元福

號靜隱 將仕郎獻陵參奉

子元祿

字季綏 號梅堂 中宗丙子生行教授問道於退溪慎齋之門慎翁有贈墨我院有人其心如玉天將玉汝申其祿矣以至孝篤學贈通政大夫戶曹參議 旌表門閭載續三綱行實年歲待書院有文集宣祖丙子四月八日卒享年六十一墓碣床石 先考登下巽坐有碣床石

十三世

子勉

中郎將 女婿吉治隱再

子仁

號興溪 司憲府監察

子化

字懼之 號城隍 永嘉教授 明宗庚戌生壬辰贊伯氏興溪公偕義戊申爲晦齋李彥迪仲辨疏辛亥爲退溪李混抗辨誣疏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 宣祖甲寅六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

十四世

子適道

字士立 號虎溪 宣祖甲戌生遊鄭寒岡張旅軒門屢承獎誦丙午進士丁卯爲偕義大將抗疏斥和特除祥雲郵丞尋兼歸除齊陵參奉不赴又除健元陵參奉旋又兼歸丙子又爲偕義大將上疏極陳和議之非是日痛

配 贈淑夫人星山
李氏父秉節校尉
智源祖通贊協曾
祖正言贈吏判耕
隨孟專外祖 贈
左通禮永川李宗
林丙子生癸巳三
月十八日卒享年
七十七墓合祔

五墓義城邑五土
山九龍池內卯坐
有碣柱床切齋崔
現撰誌文第三子
悅道撰墓表拓庵
金道和撰碣銘響
山李晚壽撰行狀
有文集
配 贈淑夫人順天
朴氏父展力尉副
倫祖參奉季卿外
祖南陽洪濬同年
生同年四月十六
日卒享年六十五
合祔

哭南歸入玉山面
黃鶴山薇谷構採
薇軒杜門養志以
終餘年
顯宗癸卯七月二十
一日卒享年九十
以道學忠節啓聞
贈史曹參議墓安
平面鷹峰山西坐
有碣柱床晚退堂
洪萬朝撰墓表晚
庵李中樞撰碣銘
享丹邱院百庵率
敦禹撰常享文有
文集倡義錄採薇
軒移建于丹邱
配 贈淑夫人坡平
尹氏父金正淳祖
贈參判希曾甲
戌生庚子正月十
三日卒享年八十
七合祔

子達道

號 晚悟
文科掌令

子悦道

號 懶齋
文科掌令

十五世

子堦

從仕郎

子均

宣教師

子採

字子卿 號忍齋

宣祖庚戌生丙戌進

士沉潜於性理之

學遊泮宮以 上

命製聖學十圖銘

嶺稱三善館薦六

行

顯宗壬子九月八日

卒享年六十三墓

下八智後山壬坐

有碣柱床大山李

象靖撰碣銘享丹

邱院有文集

配恭人安東權氏父

湖陽益昌外祖義

城金裕吉己酉生

同年七月三日卒

享年六十四合祔

子站

號 敬齋

宣教師

十六世

子禹錫

號芝軒

子文錫

字鳳瑞 號芝隱

仁祖辛巳生乙丑十

一月十七日卒年

四十五墓下八智

遜道谷穴壘癸坐

有碣柱床七世孫

敦植撰碣

配月城孫氏父忠義

銜錄祖忠義衛宗

道曾祖忠義衛晒

愚齋仲暎后外祖

承義郎延日鄭好

義同年生庚寅十

二月十五日卒享

年七十合祔

十七世

子德溢

號 靜齋

子德浩

號 祭窩

子德洵

字君允 號遜道齋

肅宗庚申生己丑九

月二十二日卒年

三十墓遜道谷下

池陽山九一成坐

有碣柱床後孫基

敷撰碣

配碧珍李氏父進士

命元耕隱孟專后

壬戌生丁亥三月

十日卒祔公塋左

雙墳

配咸陽朴氏父通德

郎聖燧祖郡守宗

杓曾祖訓導澤外

祖兵使順天張是

奎丙寅生庚寅三

月十九日卒墓祔

公塋下

子正模

二、二恥齋鵝洲申先生子孫錄

十八世

正模

生父德滋○字景楷 號二恥齋
肅宗辛未生早任以東方道學之緒己亥增廣對策居魁歷承文院正字注書通善郎司憲院主簿兵曹佐郎江原都事入臺諫薦止府使
英祖壬戌四月二十三日卒年五十二
墓義城面墨洞索山藏龜峰壬坐百
著李敦禹撰齋狀判書張錫龍撰碣銘有文集素行錄梅堂集編印
配淑人順興安氏父履順
配淑人東萊鄭氏父之武

十九世

子邦烈

字成甫 號述軒 通德郎
景宗辛丑生丁巳四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七有遺稿二恥齋文集與弟光烈草稿
配恭人月城李氏父弘禹
英祖乙巳生有文學行誼丁未四月五日卒 後孫基勳撰碣有床柱石
配恭人岳林洪氏父壽益
配順天張氏父重鍾

二十世

子瑞教

字華應
英祖辛未生戊申十一月四日卒年三十八
配義城金氏父相龍
英祖癸未生丙戌九月二十六日卒
配義城金氏父泰建
配坡平尹氏父德連

二十一世

子冕綏

字海教 字安余
正宗庚申生丙申十一月五日卒
配南陽洪氏父字雙

二十二世

子周祐

生父冕章字致文
純祖庚辰生丙子十月十一日卒
配全州李氏庚辰生

二十三世

子相弼

生父天祐字余贊
哲宗癸亥生丙寅正月二十八日卒
配普陽鄭氏父錫昊

二十四世

子鳳煥

生父效植 字乃五
丙申三月二十七日生丁巳九月十六日卒
配英陽南氏父進淳

子光烈

子成教

子冕璧

子昌協

子相憲

子世煥

子啓煥

字明達號菊史
哲宗壬戌生超然有概世之志果庵許進士璠贈詩曰泚露蘿東書遠史高風窈北撫鉉琴聽山柳公鳳輝聞而記其軒辛巳七月一日卒素行錄精書
配岳林洪氏父伍修
配義城丁氏父大光
字敬禹號學園有

二十五世

鳳煥

子基龍

字顯伯

壬戌五月十九日

生

配安東權氏父重活

二十六世

子止鎬

字克明

丁亥七月十五日

生 駐外

配義城金氏父乘龍

二十七世

子源培

甲寅六月十二日

生

二十九日卒重齊
金視撰竭有床柱
石有文集 二恥
齋文集校正印出
配義興朴氏父泰龍

子相和

字應天

憲宗甲辰生丁酉六

月二十一日卒

配順天朴氏父鳳欽

子紀煥

字成達號松坡癸

酉十一月二十日

生壬午八月二日

卒 二恥齋遺墟

碑閣營建

配英陽南氏父章煥

子祖煥

字文序

辛巳生癸丑四月

四日卒

配晉陽鄭氏父奎基

過世之意隱於耕
讀辛未六月二十

四日生甲申七月

二十三日卒 二

恥齋遺墟碑堅竭

舫山許董撰竭銘

採薇軒修稷拮據

並丹邱移建立役

配義城金氏父春植

配金寧金氏父濟俊

子水鎬

壬辰二月四日生

子中鎬

丙申正月七日生
慶北大生

子昇鎬

戊戌七月十四日生

子基成

出系

子基春

字汝樂 戊午三月
三日生

會社重役

配安東金氏父浩旭
松隴光梓后

子基孝

字順五 癸酉二月
二十八日生 青
丘大學土木科卒
土木業社長
配南陽洪氏父在英
西漳璋后

子煉鎬

庚子十一月六日生

子政鎬

丙午六月十九日生

子鎬吉

乙亥九月二十九
日生 陸士生

子鎬宇

壬寅十一月二十
六日生

子鎬旭

甲辰十二月七日生

子基玩

字元瑞 戊寅十二月二日生 鄧謀

配東萊鄭氏父元道

世煥

子基德

生父啓煥字學遠

號斗南

辛卯二月十二日

生壬子二月十九

日卒主靜窩遺稿

校正

配仁同張氏父漢相

子鎬碩

丁未六月四日生

子鎬準

辛亥正月二十一日生

子圭鎮

己酉正月十九日生

生

子華鎮

字時若

戊申七月十九日

生

配安東金氏父渭重

子衡鎮

字勳若

丙辰十一月二十

五日生 國校長

子淵琦

癸酉三月四日生

國教師

配麗興閔氏父永鏡

子源和

辛巳五月十五日

生 慶熙大漢醫

大卒漢醫師

配全州李氏父正伯

梨花女大卒

子源執

辛巳二月一日生

休康農大卒

農學博士

子亨根

癸卯四月一日生

子大根

辛亥八月四日生

配韓山李氏父駿求

配商山金氏父相兌
淑明女大卒

子源璽

乙酉三月十一日
生仁荷工大卒

工學碩士教授

配慶州李氏父炳玉

琳嶺農大卒

子源昊

戊子九月十二日
生

配恩津宋氏父周鎬

子源日

癸未正月五日生
漢陽工大卒會社
部長

部員

配海州崔氏父昌鳳

子源爽

戊子九月八日生
漢陽工大卒會社
員

子源台

癸巳二月十七日
生 檀大機械科
卒陸軍少尉

子源彰

庚戌三月一日生

子琫鎮

字滄若

己未十二月二十
一日生

配義興朴氏父晚鎔

配草溪卞氏父鍾肅

子夏鎮

字般若

世煥

子在杰

字士俊

己未七月二十三

日生 青丘大學

卒 國校長

配平澤林氏父淳瑛

子在德

出系 從叔父

啓煥

子基德

出系 伯父

子基喆

一名基鎬字建汝

號南旅遊洪松圃

及郭悅字門戌戌

三月三日生辛卯

八月十一日卒基

安城而琴坪里都

場谷陽地午坐素

行錄正草主靜窩

遺稿編輯

配豐山柳氏父祖佑

配春川朴氏父世基

丁卯七月十五日

生 文理師大卒

中情書記官

配商山金氏父文熙

淑明女大卒

子鍵

庚子四月二日生

子永鎮

字春居

壬申正月十四日

生 國民大學卒

外尋市書記官

配普州李氏父壽烈

子大鎮

字順居

丙子四月十五日

生 陸軍大領

子源吉

癸丑四月十四日

生

子源鉞

乙卯十二月二日

生

子源宇

壬辰八月二十九

日生

子源肇

戊寅三月一日生

子源正

丙子九月十三日

生

子基舜 出系
季父

子基勳

字宅中號恆齋

己酉三月二十九

日生弘益大學卒

慶山清道安東郡

守忠南北全北管

財局長氏選大田

市長農業經濟新

報社長主靜窩遺

稿 二恥齋素行

錄印出

配真城李氏父文杰

開谷爾松后

紀煥

子基舜

生父格煥字公躬

丙午四月十日生

甲申八月十二日

卒

配全州崔氏父鍾萬

配普陽鄭氏父國鎮

子喜鎮 出系
季父

子喜鎮

字仁居

辛巳六月二十五

日亥時生仁荷工

大卒會社重役

配星州裴氏父坤

梨花女大卒

子龍釘

字和守

乙丑三月二十日

生國校長

配漢陽趙氏

配延安李氏父琪鎮

子源峻

己酉五月二十三

日辰時生

子源邱

辛亥八月十三日

辰時生

子源大

甲申五月九日生

漢陽工大卒

配麗興閔氏父泳璇

子源在

丙寅二月二十七

日生

配金海金氏父閔東

子源翼

壬午正月六日生

會社員

子貞根

丙辰十二月二十

二日生

子孫錄 附錄 子孫錄 六

祖煥
子在德
生父世煥字必隣
乙丑四月二十二
日生 高大大學
院卒會社檢查役
配密陽朴氏父喜榮

子榮釘
字義大
丁丑正月十四日
生仁荷工大卒
配杞溪俞氏父永植
子碩釘
字信之 庚辰三
月二日生 成均
大卒引号大保健
大學院卒保社部
書記官
配光山金氏父善浩
梨花女大師大卒
子元鎮
己丑十二月五日
生 第三士官學
校卒憲兵大尉
配海州崔氏父承龍
國教師
子東鎮
甲午十一月五日
生 會社員

子源鵬
甲午七月二十六
日生 保健專卒
子源周
己亥三月二十一
日生 外大生
子滌圭
辛丑四月二十九
日生 高大生
子源長
丙午正月二日生
子源圭
壬午正月九日生
子源植
辛亥六月十九日
生
子源一
甲寅七月一日生

跋

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云、此中庸語也、李朝肅景英時、
申二耻齋正模先生、有所編素行錄者、蓋嘗出乎此、
歟、今后孫基勲、欲刊而行之、囑余一讀、而句讀之、攷
其編制、都為三冊、而素富貴上下、素貧賤上下、為第
一、素患難上中、為第二、素患難下、素夷狄上下、及通
論、為第三也、在其論述、皆歷批經傳及古君子素患
行患之方、欲自勉於己也、蓋公在英祖戊申、宰居昌
未幾、潢醜猝發、吏校皆聞風逃匿、時母夫人嬰疾在
衞、公自以事未至、危急、可先後病母於淨地、繼為收
拾散亾、以圖後效、未晚、遂負母而出、留接於伽倻峽

中、卽歸到本衙、民人等數百、感服而集、方欲赴于賊陣、不意方伯之報罷至、竟流配興陽、十一年而卒于謫舍、蓋其時方伯、以淡於黨論者、欲擠陷公於死地也、雖然、何足道哉、君子在盡己而已、故孔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况所謂中庸、本非高遠難行之事、而亦非不外乎人之所以為人而已者耶、人苟能素其位而行、安往而不自得、蓋素其位而行者、易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之道也、人苟能素其位而行、役名之弊、趨利之私、黨禍之錮、亦可得而消矣、

後識

禮紀四千三百十二年流火節順天金喆熙謹跋

此編迺我七代祖二耻齋府君抄錄也。府君以真正之學有為之才，早擢青雲，時遭不幸，謫于興陽之呂島，而所嘗編著者也。世傳云：府君之胤子諱邦烈，淨寫未卒，而連遭滄桑，家勢建瓴，藏之中箱之中，而僅免蟲鼠之患。至于皇考昆季三位，聯床湛翁，而痛其先世之久，屈不振，又不忘先府君晚暮遺訓，竭盡誠力，謄之為十卷三冊，豈不偉哉！自茲以往，世變孔劇，師旅繼作，不得更致力於未遑之事，而諸父兄皆次第謝盡，不肖亦年至稀壽，而離鄉萍轉，准枳苦澁，無以為懷。近方矚然自訟，復搜拾得若干文字，託友人姜亨植甫繕寫補入，又撮全書影印數百部，成完璧。

而問序於李友家源、請識於金友喆熙、託三信社成
粧、實賴諸公之力居多、何敢忘也、見今舉世昏墊、斯
文斃喪、凡於古書束閣而任置、蟲鼠其為子孫後承
者、都不解祖先懿蹟、故敢忘僭越、而畧記其付印顛
末以尾之、願為吾祖苗裔者、盍相觀感、而永為傳後
之圖哉、歲光復後、初己未、梧秋節、後孫基勲謹識、

西紀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日印刷
西紀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發行

素行錄(影印版)

二恥齋文獻刊行所

發行人 申基勲

印刷人 申喜鎮

農經出版社

大田市東區元洞九二番地
電話 ② 二一三二
③ 二九二二
③ 二九二三

(出版登錄第外一三一號)

古 181.15
人 58 人
v.3